清儒學案

世董

口 12
3276
99

8278
39

門號 口12 3276 卷 99

天津徐世昌

胡先生承諾

胡承諾字君信號石莊天門人明崇禎丙子舉人國變後轉徙兵間隱居不出順治十二年部選縣職稱疾未赴康熙五年檄徵入都次年至京師長跪選曹自陳衰老乞予長休並獻詩侍郎嚴正矩曰垂老只思還舊業暮年所急匪輕肥得請歸築石莊於西村著書其中成繹志十九卷歷十有二年易稾五次乃爲定本凡六十一篇曰志學曰明道曰立德曰養心曰修身曰言行曰成務曰辨惑曰聖王曰聖學曰至治曰治本曰任賢曰去邪曰大臣曰名臣曰諫諍曰功載曰吏治曰選舉曰朋黨曰

辨姦曰教化曰愛養曰租庸曰雜賦曰導川曰勑法曰治盜曰
三禮曰古制曰建置曰祓祥曰兵略曰軍政曰武備曰名將曰
興亡曰凡事曰立教曰論友曰人道曰出處曰取與曰愼動曰
庸行曰父兄曰宗族曰夫婦曰祀先曰奉身曰養生曰經學曰
史學曰著述曰文章曰雜說曰兼采曰尚論曰廣徵曰自敍綜
二十餘萬言又有讀書說六卷凡百篇爲繹志之餘二書相表
裏詩集曰青玉軒詩附橅游草曰菊佳軒詩曰頤志堂詩都二
十一卷二十六年卒年七十有五祀鄉賢先生於學無所不窺
深自韜晦其所蘊蓄盡見於繹志繹志者繹所志也凡聖賢帝
王名臣賢士與凡民之志業莫不兼綜條貫原本道德切近人
情酌古宜今爲有體有用之學卒後遺書久晦道光季年李氏
兆洛始刊繹志於江南讀書說始刊於湖北詩集亦至清末始
全出閎深奥博世推爲大家焉參史傳年譜遺書諸序跋學案小識

繹志

明道篇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河圖洛書錯綜陰陽者也故論道者本焉書之典禮詩之治亂亦道所聚也陰陽五行之理自一而兩自兩而五自五而萬皆有生之者有成之者陽之所生陰以成之陰之所生陽以成之春夏所生之物至秋冬而後成秋冬所生之物至春夏而後成無一物不備四時之氣者其不備者皆偏至之氣非中和之氣君子不資以養生不象以立德也故曰易之陰陽道所從出也五行有生之序有行之序洪範所云生之序也月令所云行之序也洪範之序二氣交感而相生月令之序形質相續而爲生五行皆天地所生或同時並生或先後

殊時皆未可知但既生之後循其天一地二之數若有序焉至於四時則以司權爲先後如周禮六卿以所職爲序非官次有尊卑也此自然秩序非人造也惟天道交合二氣而生人事錯綜天道而成故聖人制爲典禮上下相臨而治貴賤同等不可治也昭穆之位祖孫可同父子雖近不可同也天道卽樂也人事卽禮也樂非禮不節禮非樂不和人非天不因天非人不洽第明五常爲人性而無五禮爲持循如陰陽之氣流行天地間無日月星辰之次舍草木鳥獸之生長收藏何以知爲春夏秋冬也故曰書之典禮道所聚也二五之精動盪不息參差不齊值其正者則日月光華風雨時若草木暢茂鳥獸繁育而降福穰穰矣此時君相之澤率而由之無不寡過卽民間謠俗亦可互相砥礪得性情所安值其偏者則天文失度地大震裂月朓日食晝晦宵光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水泉沸騰陵谷易處普天之下而一夫之微至於蹙蹙靡騁詩人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亦何世無之道在天地間不能自爲動靜一動一靜皆乘乎氣機者也雖乘乎氣機不似人與物皆隨氣機轉也故曰詩之治亂道所聚也其在人也仁義之心倫常之事人之所以相生相養者旣曰生之何由戕之旣曰鞠之何由棄之故道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不以易地而有加損不欲奪人之生靳人之養也盡性者盡倫常之事仁義之心而無餘也育德者育仁義之心倫常之事而不害也泛而言道似乎沖漠散殊莫得其朕以五常表其形質以五官受其栖泊則道固在人身不獨在聖賢之身且在吾身也其在物也形氣偏者亦可驗道之全形氣微者亦可觀道之大如布算之家百千萬億或分或合無不可會

有不會者卽是差錯道亦如是千塗萬轍無不相合有不合者卽非道也因所合以察不合則所察甚精因不合以證所合則所合不妄至於物所當然而後謂之道也其在聖人也知其理之誠然又知事之誠然事有不可前知者聖人之理何以共信於天下乃聖人所謂理要皆易世而後見諸行事者也非聖人之理無以觀道之全非天下後世之事無以觀聖人之備也治世之道盛聖人平易正直以濟其盛衰世之道微聖人恭儉退讓以扶其微亂世之道悖聖人批堅捩險以挽其悖周公以穆穆迓世之平以和懌先後導民之迷故其爲書隆禮義本性情一代之治出焉所謂平易正直以濟盛也孔子居衰周之季有聖人之德不忍道之淪喪脂車歷聘揖讓人主之庭所至之國莫不前席承教而聖人以盛德之光暉映其間所以扶道之微

也孔子於三桓攝政三月墮累世名都出其藏甲此事甚難而聖人必爲之所謂批堅捩險以挽其悖聖人之道所以常如天也其在後學也反而求之不外此身與心此心常存不失其正而道之體立此身之動不違其則而道之用行不惟我自爲之又能使人共爲之施於人而無閒由乎人與道原無閒也相與行道在人者猶在己者猶在人也由乎所行之道皆人己所共反觀吾身道之全體具焉博觀天下道之全體亦具焉是以常存天地之閒古今之久也子思孟子以健順五行之理附麗耳目口體之身而以四德實之又以所發四端實之周子太極之圖無形而有理理則實矣既有理而有動靜動靜又加實矣既有動靜卽有五物五物又加實矣既有五物卽有萬物萬物又加實矣故求道者必以實求之有生以後不可謂生非

實也則凡有實之事皆備此生中矣貴賤有定位得失有定體君子不爽其定位而必求其定體王者之政刑四民之職業强之而安見異物不遷者是卽道也遏横流者不待秋冬之涸感萬物者不在騰說之名夫弘道者人也人則衆有所萃也故求道者不可不從實也此道之大指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故明道者不可不知天天者無私之至也人者嗜欲之尤也嗜欲之尤不奉無私之理治之則治亂未分而人物死生之幾未有已也聖人之書自匹夫匹婦以及帝王卿相無不稱天以臨之靜而無事則曰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動而有爲則曰上帝臨汝勿二爾心積德累仁而將興則指天以堅之在位之臣相與爲讒慝仇怨則援天以懼之祓除其心無不敬畏檢束其躬無不嚴栗敬畏嚴栗積上惠愛豈弟之澤必流於下矣敬畏嚴栗積下親上死長之風必達於上矣此聖人言天之旨也故福善禍淫其定理也有時淫心忒行徧滿人世而天若罔聞非縱忽惡人也爰究爰度天亦有未定之時然豈終不定者哉一値其定則善者存不善者亡矣小人好亂稱引未定之天不言已定之天惟君子而後知天之有常故愼行不遷以法天之有常者不變者也變者常之變而變豈常耶變者日以變而常豈變耶常者天地之正理事雖變而合乎天地之正理亦謂之常怪者天地之戾氣事雖常而近乎天地之戾氣亦謂之怪凡言天者準乎此性者天所命也故有善無惡然而有善人焉卽有不善人焉獨舉善人言性將此不善之人實繁有徒寘於何所孔子固言之矣其相近者則性也其相遠者皆習也道存乎天地者也人之一身流露披寫可以無餘蘊而性爲

根柢發而爲幾則端平正直之幾也暢而爲事則清明廣大之事也日用之間甫接倫常中人卽有敦厚悅懌之意甫及義理中事卽有踴躍奮迅之意不食非禮之食不悅非禮之色不以利欲汨其清不以死生易其貞不愧幽獨不得罪天地最初之念皆如是轉念而背馳矣轉念不可論理必最初者乃可論理苟論理必取最初則塗之人與大聖大賢最初皆一所以云相近也迨其有事於習或數聖一堂或數聖一家而神明之胄亦有不肖子在其間生而有聖瑞長而克岐嶷而凶德所鍾不至殺身不已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而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夫豈無六七賢君之澤也禮樂以文之車書以同之而丹穴之智空桐之武胸劇之辯沃土之淫瘠土之義又各從其俗也風雨之操伐檀之志眾所同好也而赤芾充於朝青蠅止於棘又何其不

相謀也不特此也縱橫起而游說之風盛然諾重而任俠之節高章句繁而守文之志篤中藏義憤則危言折首世嫉名流則放達全生此皆超世偉俗之士也然而蹈於一偏者漸靡使然也過此以往又有縱而放焉者有迫而激焉者縱而放焉者迹衰世之餘風而不自檢束迫而激焉者知不容於天下而果於自棄此所謂相遠也蓋性者天所命習者人所爲子思論性第言天命未嘗徵以人孟子承之所言皆天也其於人中獨舉堯舜亦以全乎天者立論湯武以下曰身曰反以爲未能全乎天以後儒不能直達天命必欲實以人事人有善惡卽生皇惑程朱從周子圖中得所云氣質者反覆詮解窮乎人之變以盡其論言此紛紛不齊皆屬氣質皆非天命而天人之疑明矣然不言修悖必言氣質所以明夫越椒楊食我之流或熊虎之狀或

豺狼之聲自赤子時已然有似乎受於天者然非天之正氣乃陰陽五行之戾氣戾氣者似天而非天也而貌乎天之疑亦明矣蓋有所以處不肖則賢者別矣有所以著其異則同者彰矣故先儒論性惟荀獨悖其餘無全是亦無全非薛瑄謂朱子之後性理已明無庸更著書也命者聖人所罕言而爲君子者不可不知死生貴賤人事也仁義禮智天德也仁義禮智天之所命而死生貴賤亦有天以伺乎其間德備乎身則富貴壽考皆隨德所在從之故命亦在是德不足於身而死生貴賤莫能自主不得不聽命於天是以人事天德不同而同謂之命也然死生貴賤亦有二義吉凶壽夭氣也所以吉凶壽夭理也氣得理而覬覦息如牧羊子夢爲王公覺自知其妄也理得氣而不墮虛空如釋氏因果來生之說是虛空也但理一而氣殊一爲修短一爲清濁二者不能相兼不可以修短定清濁亦不可以清濁律修短不得謂理之所在氣卽因之亦不得因氣有不齊疑理有不齊也說書者以明德爲命說詩者以天理爲命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君也以言受命以道受者謂之天命天之歷數是也以言受者謂之君命君之策命是也推而廣之人君以利人爲命聖賢以行道爲命受氣者以氣之隆薄爲命程形者以形之豐約爲命顯仁者以昭著爲命達幽者以隱違爲命命或在有生之前或在有生之後或在數世之前或在數十世之後凡權輿於內徂落於外莫非物之正命此以合感彼以離應莫非物之定命或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而命行乎其間卽春或不華冬或無冰命亦不間於其際或神志在先徵兆在後天人易位而命始定或父子百葉同爲一體死生代逝而命猶存

蓋一物各爲一命萬物合爲一命分之不俟假借於彼合之不俟綴緝於此此言其理者也龍逢比干諫而死范文子叔孫昭子祈死而死邾文公利民而身死畢萬不死七十戰而死臏下所謂盡其道而死也皆正命也里克弑二君而死公子慶父公子叔牙不利宗社而死益成括小有才足以殺身而死其餘死貪死佞若怪物毒蟲之不容於世者皆所謂桎梏而死者也非正命也此一說也顏子之天伯牛之疾山川之崩沈兵戈之攢簇一食之頃萬類同盡是不可避者也飛廉惡來從君於惡州吁阻兵而安忍費無極讒人而自及剛暴之人行而致死縱欲之人動而徵病皆可避而不避者也不可避者命也可以避而不避者非命也此命之變也又一說也君子畏天命非畏其無常也畏其與人事相因也無遠近高深而不應無洪纖曲直而不當吉凶曲折無所逃者也此君子抱反躬之心欲自作元命者也又一說也此言其氣者也然而皆有常焉有變焉常者無論矣若慶封不死於齊而死於楚申侯不死於楚而死於鄭崔杼不死於弒而死於無家當其免也人竊疑之及其死也人且遲之不知凶人者其所爲皆死法也鬼神之所棄也遲速委曲或爲天所位置或亦事之適然不可常理論也更有大運昏濁庶事拂經豈惟人事修悖頓喪所恃即天道好惡亦爽其則如衰周之季運數靡徹從古所未有也當此之時天地亦在剝落中而況人事乎孔孟所以不遇原不可舉以論理也要知事之變者氣化流行而人與適值在人不可理求在天亦非有誤盜當小有差忒輒生皇惑君子處此惟有委順恭已以俟珍氣之告終天道無息終歸於有常也若處昏濁之時亟求所以死生

貴賤之故欲以下土之讙咋與造物者校量是非何異乎遊沸
鼎之中而創枘魚之泣耶況乎聖賢之命與天相通者也故生
治世者命必達生亂世者命必窮小人之命與天相戾者也生
乎亂世偏有富貴過人者至於天道反正人莫不穀彼獨罹罪
以此觀之亦甚著焉且吉凶之報天不能違而悔吝之來不可
不思未成之幾尚可轉移已完之器輒有損壞如曰一作而不
易豈識微之論乎君子獨見其義義不可爲則不爲矣雖若受
制於命而非命所制也已則制之使不得越於義故君子不言
命只可言俟命小人則不然與之言義則不信與之言命亦未
必有所忌憚也至於所入必窮而後稍安於命以此自安亦或
以此自制而不狃於爲惡尚可拯救十之五六使不至殺身則
命之說大有益於小人此天心之仁愛人也性原於天其體常
明非物誘所能蔽其或蔽之則以學掃除之命通於性其理常
定非吉凶所能侵其或侵之則以學持守之故學者性所由盡
命所由正也人有蔽塞求通則通矣以其知學也物無求通之
志故蔽塞自如以其不知學也然則爲學之功非直通塞之關
又人物之別也

立德篇

萬物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形無不具郎理
無不具可知也理有其自然有其當然自然者衆善所同出也
當然者古今所共由也知自然者無所强則知當然者不可易
聖人教天下因人物所當然爲之品級爲之節制天下由而不
悖而謂之道君子修身因道體之自然加以省察加以克治過
非幾之萌獲固有之善而謂之德蓋率而由之之謂道得其所

有之謂德道有榛蕪有歧徑有半塗而惟德則擇之而精守之而固卓然自立不移如適楚而至於楚適越而至於越適夏而至於夏耕已穫矣獵已饗矣我固有之矣故臧文仲曰太上有立德而不言道言立德而道在其中矣山下出泉未知終爲江河終爲汙池也宜疏導焉使不至壅閼宜護惜焉使不至涊濁故蒙之大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果決所行之善所以疏導也養育所得之德所以護惜也既疏導之又護惜之然後山下之泉可漸進江海既果行之又養育之然後君子之德可積小至高大矣君子以玉比德玉之生也在深山之中石璞之內而不在市井之側耳目之前也人物精氣默運膚理之間人不得而見者乃生氣也可見於膚理者其死氣耳山川井泉之氣升爲雨露人不得見也故上彌乎空虛遠被乎六合一有可見之形

雖盛大如江河要皆逝而不能返變於盈而不能變盈者也玉以不見爲實德以無聲與色爲至非上士孰及此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觸情而動性之失也夫情之未動渾然一性而已情之既動而不離乎性者情之正也性授於情而後有益於天下情依於性而後無害於天下世俗之人以放馳之心接無窮之變中無主持私欲橫起而驅之動之途徑常輕熟靜之關捩輒窒塞其不可控勒如奔車之下峻阪所以動靜之幾不能自主常失諸動者多也聖人存理之功常主於靜非寂而守之也常存敬畏之心則可爲動之幾遏欲之功常在於動然不待其動也即其機而遏之則不失靜之體蓋動靜相生者吉德也動靜相違者凶德也若夫動靜之交常持以靜可止則止不得已而後動焉故雖動而靜如故也君子修德爲務私欲之發亦微矣

從其微者制之似乎甚易患乎隨發之隨制之其發其制莫以爲難遂不妨與爲不制而授以可發之端矣又患隨發之隨制之狃而不戒以爲固然度後此所發必倍於前而制伏之難亦倍於前卽僅同乎向者制之之力亦不勝其所發之勢矣君子知不善之端所以潛滋默長不可遏者以其深藏於心謂可閟匿也一念初生常若眾耳眾目伺乎其側雖無他人之視聽而反照內觀瞭然不可誣則非辟之幾無處可藏克治之功自不容已幾雖未動所以制動者凝然難犯矣又知耳目聞見一藏於心不久必發爲行事如藝種於地日至必生所生美惡必肖其種故所居所游必納諸嘉言善行之中不善之事不使易種於心凡存於心者又粹然皆正矣彼情欲之私原非性所固有又以持養之密出而無所附焉往而不爲仁義乎

然存理去欲又當兩路撿截然後完備周密平日致知所以存理臨事克已所以去欲向前一步存理之功退後一步去欲之功所以存之不可不堅去之不可不力若汎汎悠悠聽其往來方寸之閒自然有渣滓宿留不去久之日積而深昏濁多清明少矣滿腔天理一念間斷夾雜猶或失諸況以私欲結成一片雖有天機呈露只如披沙檢金不可多得石火電光難於久繫以此沈溺一世聰明才智之士鮮有一人出此陷阱者不有愧於爲學之事乎終日悲人莫知自悲尤可痛也入德之功當使德有定體而求入之沖淡簡要温和德之定體也既有定體其中條理節目日見其臚列而有所持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持循之具也蓋履而蹈之斯之謂禮行而有之斯之謂德德猶精氣禮猶體質不得於行禮之外別爲有德之名別有立德之

事也德者古今實理也三千三百者人生實行也凡天之所賦物之所受莫非實理春夏之氣敷豫而達於外乃實理方出而傳於枝葉者秋冬之氣細縕而聚於內乃實理各得而藏於根荄者自有天地以來至千萬年之久草木之華實鳥獸之形狀相生相化無不如一以其無不實是以無不一也大衍之數五十揲而數之至于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一縱一橫一往一復散乎無方會於一原無不相合一有不實卽不合矣事所當爲亦人之實理也實理所在旣得於己又得於人人我同得故有得無喪德斯名焉苟不徵實則一得一失此得彼失內外隱顯常不免有二致少壯衰老有初鮮終何以謂德哉夫實者理也不實者欲也志乎實則存理去欲之念皆虛存理去欲實則好善惡惡皆實好善惡惡旣實則扶善抑惡之功必不用諸善惡旣分之後一念初動蚤已扼其幾而制之幾微之惡遂如火之銷膏俄頃立盡幾微之善更如嘉禾始生必隤隴草以附其根書曰惟幾惟康易曰獮豕之牙此聖賢之實功也履常而修德者溫恭之基也見異而修德者補過之門也有漸次日進者有敬畏日進者有繼續日進者有恐懼日進者溫公所云制悍馬斡磐石若轉戶樞而已者在乎立志與用功不僞不息斯得之矣

養心篇

心之在人視乎養仁義道德養之生意暢遂矣勢利紛華養之生意壅閼矣權謀傾覆養之生意枯槁矣心不可有二事亦不可無一事有二事者心馳無一事者心亦馳養之莫如致一也存諸心者卽所值之事所以善其事以身所值之事爲心所藏

之事卽所以棲宿其心心以道義爲棲宿以非道非義爲震憺有所棲宿志氣清明嗜欲退聽義理所見自不流於偏倚無所棲宿孤危震撼有如涔湯小物引之而去況貴賤之相形死生之殊趣乎所謂致一者如身在居官卽以居官爲心以簿書案牘爲心所藏之事如此者必爲良吏如身在軍行卽以軍行爲心以斥堠寓望設伏用閒爲心所藏之事如是者必爲克戰之將欲盡心知性也以仁義禮智爲心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心所藏之事如此者必爲聖賢之徒彼忿懥恐懼好樂憂患非不相接也譬如主人處宮庭中由來靚深嚴肅客從而詬侮之主人卽不逐客客豈可久據主人之庭哉客去而靚深嚴肅如故矣白刃當前目不見流矢絃網彌澤行不避機隧勢迫於外心迷其舍也飲不與呶期而呶自至晦淫之疾似蠱溺與笑之相因也神亂於中官失其職矣惡卧而欲祛之祛不已而卧轉亟惡放而欲閉之閉不已而放益馳以道自強者不如其無強者也人莫悅禮食也益之以饑渴而棄禮若髦人無不求逞於人也加以晉楚之富求逞益甚中有故而肆非禮勢所能御也故養心者一以貞之恬以守之清靜以滌之慬省以操之絕其害者以固之其道有六一曰謹物交之始二曰禁躁動之失三曰不徇人而內馳四曰不有我而外拒五曰復於至靜以還太極六曰不事口耳以全眞純此養心之要也其爲功也使心爲主而百體從之勿使百體爲主而心從之自以爲四海之遠古今之久惟吾所向而莫能圉然而足力止於百里目視不過一方聲音不聞百步之外以其受氣者小故致用亦小心之宰物也萬乘之尊不能奪三軍之帥不能撓治亂雖紛操其矩度可

使歸於一揆萬物雖廣察其情狀可使睟於一鑑四海雖遠一堂之上不啻聞其聲覩其形也以其賦形者大故執權亦大也君子爲心嗜欲不留智巧不萌以此待物感之來靜時常清動時常定以此合皇極之中心不自持俾其流盪轉移自然流向惡邊不能流向善邊一話一言以至起居飲食投閒抵隙無非戕賊其心者戕害既久心之質漸薄惡之氣漸張漸薄者力日微漸張者黨日進大惡不祥之事皆率其天性爲之不特出於私已而爲之也此時逐情縱欲固不免爲禽獸卽絕情去欲亦何異乎土木更有誤認情欲爲義理强齊義理爲情欲者如果實焉徑寸之核可長百尺之榦不幸鑽破其核徑寸有隙萌芽亦不生矣況百尺乎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存心之旨也人心之內空虛不能絕物有事以實之則邪不能入敬所以實其內也

孤理不可勝私有象以輔之則私莫能勝見賓承祭所以爲之象也旣充實焉又輔翼焉有檢之衷投之無檢之地而知驚無形之理投於有形之事而益固矣蓋心者至貴之幾而措之於勢利措之於嗜欲是謂寒其所措如以明月之珠代撓蒲之石子也心居人之中其位甚正而用諸偏黨用諸反側是謂失其所麗如臨民者舍嚮明之處親奧突之隅也故必措之甚尊用之甚正措之甚尊者敬以直內也用之甚正者義以方外也敬存於中則能辨義施之于用亦有承藉義嚴於外則能生敬返之於內亦有栖泊義所以行敬也敬所以存義也文王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無事而敬也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有事而義也心如堅城窮通利害其大敵也大敵乘墉而弗克攻內之守禦嚴也私欲未淨處

窮通利害之交如大敵攻圍於外奸究竊發於內雖有高城深池亦瓦解矣私欲未淨心未澄澈徹敞焉日以學問爲事見聞益廣才智益優適足增其雜亂長其驕吝又如乞師於人而倚爲城守客主之情不洽獷戾之氣未調防閑之智先竭於弭內亂不暇禦外寇矣君子養心不使有孤立之理曰禮曰敬曰恕皆所以爲仁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皆所以爲義多爲之途以厚其勢又躬行焉以調御其生熟如大敵攻圍於外謀臣猛將盡其捍禦於內何圍之不固何寇之不北哉思者心之職也養心者不可不善其思一室之思可決一世之得失不窺達見天下必非營營之思無關得失之數者也在人之思可通物類之頑冥二氣感而有情應必非憧憧之思無當感應之理者也蓋天之使也人之官也以其主乎人故可爲聖賢亦可爲愚不肖也是以君子慎思也

修身篇

記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修身之事莫先爲仁仁者善之總名也陽氣條達之謂仁含蓄生意之謂仁和柔純固之謂仁厚重不遷之謂仁備德首善之謂仁蓋義理周流物我無閒故有得於仁者其心與天地萬物同其無閒不獨喜怒哀樂無不相通凡殺一獸伐一木必以時者無閒爲之也又一身之中前後左右無不有自然之則安而不遷凡視聽言動不蹈非禮窮通得喪不亂清固皆人心所安也通於物而無閒行諸已而不遷仁道在是爲仁亦在是故從來聖賢論仁惰慢必虔閒絕必續外弛必閑內縱必蔽孤立者輔雜揉者純敬讓而

寡過凝重而可親專一而無二若此之類皆不遷之指也順事恕施平情量人去壅閼而遊大通洗昏昧而歸瑩湛不以義度人而以人望人若此之類皆無閒之指也人生無限不仁之事皆由嗜欲太重凡事私已匈奪朘削無不可爲而不能貫通幾微不謹其心常放榮辱得喪易於攻取而所守不固聖賢克治之功必薄嗜欲嗜欲薄而清明在躬天地萬物無不流通矣存養之功必謹幾微幾微謹而放心常存震撼攻取無不堅定矣流通者無閒也堅定者不遷也無閒者仁之量也不遷者仁之守也其他大賢以下所行皆理也而未忘乎私居身瑩然矣而心未與俱大義已乖小有善狀不足入道偶爾慕義久復懷安不可致遠能去私矣而用力自遺不勝其憒未至拔本塞源遊於無礙與夫切於救人而忘其身迫於致身而昧其義如此者皆不可謂仁其或志行過高誠信不足致飾於外以取令聞於世役於其名所信未篤常談疑難自防而懷憂阻知用力矣猶以一簣之功虧九仞之績其質雖嘉狃小成之器而不克竟其量此其人皆不可與論爲仁也其次莫如守禮禮也者效於天地故物莫之並也六氣之和以爲使五行之物以爲用法象以爲紀九有以爲量立義以定志舉往以示來蓋眾美之所會以成其爲士君子之德者也高者抑之使下聚者散之使通渙者聯之使合血氣待之而平養生待之而安才猷待之而廣深山側陋之儒待之躋于朝廷傾側擾攘之世待之歸於畫一機巧趨利攖搏啖食之人心待之安于無能君子危疑震撼之時得此有所恃愚氓不識不知之中賴此有所託其有益于斯人也如用物之有藉也所以不鄰於卑賤而措諸尊且貴也春秋傳

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儀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蓋五常之德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受之于天故謂之命命也者人之所以生死也五德者非吉凶修短之謂而實吉凶修短之所由來故亦謂之命也聖人恐人自棄其德是爲自絕其命故生者相愛死者相恤所以教仁進退有宜取予不苟所以教義聘享有典飲射有法所以教禮明先王之道察治亂之原所以教智不盟詛而嚴於鬼神不質劑而孚於符契所以教信此五德者發於行事總爲禮義見諸容貌則爲威儀明此指者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憂虞悔吝不犯其身所以保全此生使不夭傷故曰以定命也賢智之士有位之人服事詩書勤行禮樂其受於天者豐則服於教者亦備是以允宗庇身以及子孫所謂養之以福也其或愚賤之類不習詩書不諳禮節但能安其分義以盡其力三農蜡蹶畎畝戎士服勤守禦百工量力授餐商賈守本規末使非僻之心無由生游惰之事無由作亦能儉以足用愼以全生是亦養之以福也教化不尊風俗日壞君子不知禮義爲美而奮其私智日相角逐小人亦厭農桑恆業而肆其頑嚚以相啖食聖道隱而不章王威弛而不畏經術替爲浮華學問助其機巧僚友指爲畏途親戚滋其怨府所謂詩書禮樂威儀俯仰無不斲削淪喪以至於殆盡而欲集衆多之祉倣無窮之壽豈可得耶所云敗以取禍也天下之亂生於萬物不和而不和之故由於不中不中之故田於廢禮廢禮於微而求中和于蓍廢禮於積漸而求中和於一旦廢禮於近而求中和於遠廢禮於上而求中和於下不可得也事事循禮則各盡其道合乎衆所共由之

道則中矣中之所發用之必和一身之內形與神無憾也所性之中仁與義無憾也人之相對亦當飲其醇和悠然自適於俄頃閒消釋鄙吝受其裨益此以和感彼以和應寖止橫逆不加免於世網而已哉是以君子必守禮也人有一嘉樹一重器尙且封植愛惜不使曝諸風日汙以塵垢而況此身之重此心之靈乎修身之要有三居心宜清也養氣宜定也威儀宜肅也人心放縱之害與汨沒等滅卻一時妄念卽有一時虛明增益一端義理卽有一端安閒聖人之心或在天地之前或在天地之後在前者天地不能違在後者天地若有待如日出之初萬物皆受其光采焉所謂居心清也非惟心不可放卽氣亦不可粗心挾氣而動氣驅心使動兩相馳逐如奔馬之失馭君子非禮弗履在乎平日檢察省畏施諸臨事豈有躁動失馭之事乎所謂養氣靜也且非幾作於中必威儀喪於外如心存好貨則有傾身障篚者心存好色則有同車共載者君子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不獨內境澄清卽容貌詞氣亦必端莊閒定所謂威儀肅也人之生也所具之理皆善積漸以往則不善附焉如明窗淨几不移時而塵埃集清池瑤墀不歲月而苔草生因積漸而有垢翳因垢翳而致蒙蔽聖賢事事克治念念省察隄防檢束掃除湔洗天分不足則借助于師友師友稍違則潛心乎書傳與人相對則喜其聞過而痛其不聞過自問其心則以知非爲快不知非爲辱然後義利是非確然見其界限如白黑之不相亂甘苦之不並投善者如木之條幹體之隻耦不善乃木之旁見側出體之附贅懸疣也於其善者引而伸之存而養之於其不善汎除遏抑勿使浸長竊發斯得之矣所謂爲善者適當

乎事之所宜斯爲善矣所謂爲不善者不當乎事之所宜卽爲不善不善卽惡矣善無大小凡有益於人者皆是惡無大小凡有妨于人者皆是善不可悉數書傳舉示大略已具至於爲惡之端則書傳不欲盡載人當隨事警省也威儀不謹人見爲可狎舉動不經人見爲可駭言行不稱爲人所鄙夷喜怒失節人所不堪莫不望而遠之斥而絕之一日之閒非簡細故以自崇卽飾私智以自奇以此爲人所厭皆不善之類也蓋人心收斂不住處卽謂之惡人事筦攝不到處亦謂之惡收斂不住筦攝不到皆心之怠惰爲之怠惰非惡而何所以能去惡者警省而已一卷之書俗儒觀之莫非名利捷徑君子觀之皆警省條例也無事則臨淵履冰有事則恐懼修省治天下則思患豫防皆警省之謂也不獨省察惡幾亦當省察善幾蓋人心善幾常從

私意中帶出然其爲體甚微常混雜不易識零星不成段君子於此務在混雜者澄清零星者湊合其功與去惡等也不獨省察惡幾又當省察在已宿昔之病痛如天性剛果卽不可遇事激烈天性疏懶卽不可遇事解弛平日浮慕居多卽不可存近名之念平日私已居多卽不可存有我之念有病卽醫知過卽改不可謂事已無可奈何因而遂之也今人畏禍憂譏然後不敢爲惡只此一念已非率性之謂道矣人性本善率其性卽不爲惡不待有所恐懼而後不爲也以恐懼而弗爲若無恐懼卽爲之矣以恐懼不爲惡猶好名而後爲善也若此者常懷自欺之心未善而自以爲善又長虛驕之氣已善而自矜其善皆不可久者也且恐懼之心與好名之心皆用於大善大惡而小惡小善每不加意天下豈有不義之事自少至老全不知非者必

其偶然知之而曰此小善也爲之無益此小過也不爲亦無益者也則是有心不改過不遷善也謂之大惡可矣人之此身旣爲天地所生凡所以處心應事莫不當與乾坤合德仁民愛物乃日用飲食之常非可委諸分量之外聽其缺陷亦非待揣摩計較勉强行乎闊大之途實未離乎狹小之域者也蓋體備乎陰陽則可充塞兩間性具乎健順卽可主持人物有時自損所有以求益人非有益爲之仁在其中動於不能自已所以象乾坤之體也是以爲善去惡之事不獨已欲爲之又欲人皆爲之善之在已與人共之不善在人若已有之因人有過而自省自省卽改之不必已有過也已雖有善或取諸人而得之或與人共爲而皆得之不難分以與人也以一人之身鼓舞天下之善又使已成之惡皆反而爲善所以去其閒隔而同天地之心也

但能爲善不知去惡則所爲未必盡合於義敬君子而不能遠小人是也但能從是不能遠非則所存未必盡依於仁欲爲君子而不能屏嗜欲是也宗廟之敬朝廷之嚴閨門之和皆自然之節文不至於此自是欠缺不可謂我道已盡人不我喻也若此者皆與天地不相肖是以君子亟去之也然而爲善之本在乎無欲無欲則胸中無附麗夾雜是以靜虛行事無偏倚窒礙是以動直人心千頭萬緒皆爲欲所亂也嗜欲之私隱而未發但此根猶存終必萌動所居所行皆足煽動其根使之滋長不實致其去私之功而曰吾當如何去欲不如法者非吾將如何去欲不如言者亦非此亦盡地爲餅不可啖也君子之修身也觀宥坐之器知盈必覆也觀撲滿之義知滿必毀也觀水之赴壑知處下多受也觀土之生殖

知重厚多育也觀川之懷珠知潛必著也觀蛾子時術知積累有功也觀鳴鶴之相應而善其言行使由近及遠也觀歧路多迷知善惡之分其始甚微終甚違也觀陶瓦之範其初則圓剖而爲方毀其圓以爲方合其方而復圓知物我之閒貴其兼容又貴其能辨也觀善射者弦與鏃齊而後發知用力不可不盡也觀禽鳥之宿戢左翼而舒其右知相依於內禦患於外也觀風雷飄忽猝至迅疾不留知遷善改過宜速也觀蘚藻之微用諸公侯之事知小善不可遺也觀溜之穿石綆之斷幹而懼夫朝夕之積劘也觀鼠晝伏夜動不穴寢廟知有盜心者畏人也醉飽傷生多於饑渴文字伐性甚於顓蒙法令誨奸捷於教導平野覆車易於山徑蝗壞漏河等於沃焦是故君子慎所以狃之者大盜殺越不以晦夜鼷鼠竊庾不以拘攣猛虎突藩不以

衝機煙炎漲空不以鍛揚烈火焚林不以脂澤是故君子慎所以縱之者根本未固不必豐其枝葉親戚多怨不必問其交遊言行多疚不必觀其事業不見敬於州里不必論其立於朝廷臨於民庶也蓋書於大帶銘于座右未若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也爲君子者不可不知日損之義與居身之節也損剛益柔之謂損說以行險之謂節有餘之念念之可損者也不急之事事之可損者也玩好在耳目之前聲名及四海之內勢位爲親戚交遊光寵良田美宅遺所不知何人孰非念之有餘事之不急者君子損之夫是以決去之古之君子頤指氣使之人晏安鴆毒之欲浮華無用之察矜張誇大之氣斥而去之此損其過以就義理者也謗我者責我以善也人顧怨之君子不惟不怨卽所責之善吾旣爲之矣猶不舉以自白也譽我者勉我以進也

又顧狃之君子不惟不狃且因人之見譽而彌不自安恐不鞭其後則有愧于前也此損其美以從有道者也今之君子矜尚存乎心不見之人勝已開有見其勝已者亦不承之以受益而承之以媚疾矜尚見乎面人不肯以所長相助久之不知人之違已而以爲天下之人無復勝已者是以皆相下也吳王曰若無越則何以春秋耀吾軍士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此亡國喪家之言不知自省故也取繁難之務事事任之以徇眾望君子憂之於名理之外別求勝情以邀盛譽君子憂之功在身外若人器量已盈君子危之天地休否若人體性獨忕君子危之若此者病在不知節也彼君子者無餘念於胸中無求多於人世知好盡爲累則常留有餘知道廣難周則力絕依附常知已之不足則勝氣日消常知世之廣大則溢情自斂若此者知節故也恃刃之利而儆儆焉以割物爲務必物與刃俱傷恃知之多而儆儆焉以明察爲務必身與知俱困凡人處分量之際禍福成敗不足止其踰越之心知四時之必不可過則詘然止矣四時者天地盈虛消息之節也春夏之間乘長養之氣日見敷腴未嘗充實也未嘗堅凝也秋冬之際申以露戒以霜禮曰天地始肅不可以贏天地之道原無所謂贏也充實而已矣堅凝而已矣君子以此爲心然後所得於身者皆充實堅凝爾

至治篇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亂相尋而天下之生未已所以生者道也故爲治必辨道道不純備雖小有善政不能宏益斯人也六經經世之書也唐虞以前上以開物下以資始天

地初立而道行乎其間易之指也唐虞以後迄於三代乃漸備其法人皆貪利謹權審量所以止其貪也人皆好亂立經陳紀所以正其亂也人皆徇私禁暴戢亂所以制其私也有貢賦之等有刑賞之制有天人之紀有君臣之儀有傳心之學有定亂之功書之指也人情之正風俗之敦者扶而進之訓而迪之人情之辟風俗之偷者革而正之悼而憫之使人憂深思遠不害其和樂生備物不失其正詩之指也王道既微諸侯惡其害已削去典籍無以知治亂之由文質之中制度之宜義禮之公歷數不合天時禮樂不切人事聖人因周禮在魯可以該天下得失故即其行事正以大法春秋之指也易始乎三皇書斷自二帝詩舉西周之典爲多春秋東遷以後禮樂之指貫乎歷代如土寄王於四時故曰爲治者不可不先定道術道術既定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也秦漢以來節族乖方人情俶詭乃爲律令以防之律令之文能治條教所及不能治條教所不及蓋任勢而已矣任勢之敝民有遁心下情離叛而上亦無以自安矣夫一治一亂天地時也撥亂世反諸正聖賢力也天生人物共此水土之澤嗜欲之情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恩道德功名議論行事之迹無不同也而或以養人或以害人蓋由主持世教者代有不同故所生人物亦不同也凡水土之震盪不寧者嗜欲之強暴不訓者倫常之變戾學術之偏詖者皆亂君所使也水土則演爲民用嗜欲則各止其所倫常則雍穆學術則直方皆聖君所使也聖人於人物如其性斯得其用暴君於人物反其性斯喪其用六經者復性之書也其議道也以聖人爲則其制法也以眾人爲心於聖人見道之極於眾人見道之同眾人

之所同卽天心也治法盡是矣舍此求治必秦漢以下任勢之爲不久而遂敝似治而實亂也故不足道也聖王治天下物無不得其平者平者治之至也人世有自然之窳隆不可復有意爲窳隆也有自然之權衡不可復自我爲權衡也窳隆已定矣或削之使夷或附之使登其爲不平更甚權衡有常矣更欲抗之使舉抑之使墜其爲不平尤多山自高也淵自深也總謂地之平天子諸侯大夫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總謂泰階之平不平者地之坎窞也水之滿激也天下之危途也彼民也衣食豐足室家完安無饑寒流冗之憂無劫奪盜賊之患無刑辟死亡之悲心之所安足以達其性體之所資足以給其生則治平之樂歸焉其或徵發期會辜榷括取之令不絕於朝檢括漏田隱實逋賦之車不絕於道路齊醮土木極其狼戾賞賚賜予窮其屑

越加以地力旣盡水旱不時穀人不足于晝絲人不足於夜則不平之感生焉夫興學命官懸法布令九譯順範四靈來格此治平之文也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仰事俯育勿失其時草木蕃而禽魚多此治平之實也從事於文者利害不相恤也緩急不相應也用掊克之吏以竭民力賈傷心之怨以朘民生一君之身所以自奉天下不能堪也億兆之心所以自私人主亦不能堪也從事于實者賤金玉而愛善人屏姦慝而親正士聚民所欲如居千石之官去民所惡如去七年之病一身之中筋骸毛脈精氣莫不流通旣流通矣各如其所當受無偏輕重焉無偏贅聚焉蓋在民者欲其用足用足則情志泰而樂治之心生在上者欲其事簡事簡則謀慮周而濟治之務成古之聖王以一人經畫散爲九州分願各得其程量而無軒輊合九州分願爲

一人治功各歸其分際而無盈縮所以謂至平也然其本則在君身凡養民之法適以害民乃乘人主懈怠之心而後爲害也擊奸之令卽以惠奸乃探人主不誠之心而滋其欺也聖王爲治使天下皆聚精神先自聚也使天下皆信者肝膽先自信也天地萬物之情可得而見見于所聚也飛潛動植之物各依其類依於所信也雌之伏禽之化蟲之祝類聚此精誠以達彼精誠也處臺榭欲安棟宇食膏粱欲無饑寒顧嬪御欲有室家信已肝膽以及人肝膽也精誠之聚仁也肝膽之信誠也仁且誠者致治之本也天有三辰綱紀星也君之刑賞猶天之三辰也國家之患往往以不急之務損其實力至于慶賞刑威所以親下而衛上者反視爲故事使有司輕重其間失策之甚者也先王立法禮以旌之義以閑之而後刑賞之施皆從此出蓋天生是物必使爲人用旣爲人用必有法以禦之金鐵之堅可融液而柔之使成器也牛馬之悍可服而乘之使引重致遠也刑賞者治世之煅治衡策也治平之世冢宰班爵命言官擊奸慝鄉遂舉賢良司敗論刑辟直陳禮義無所回互其用甚直如矢之急疾而能貫也昏濁之代其所是非未嘗不傳于禮義或得諸貨賂或得諸請託或託諸權勢或得諸私謁或得諸報恩怨其用甚曲如以石壓草而軋苗于其罅也夫以薄民試骫法以邪吏治薄民相觀以術相劫以威何馴習之有焉譬煅治衡策雖具而施之失宜不周事之用則成器致利者鮮也且法行則人從法法壞則法從人師之初出坎變爲兌坎者法也變而之澤有眾散之象焉有川壅之象焉是失法從人也故以行師必敗績以治人必生亂郎顗曰王者之法譬諸江河當使易避而

難犯也故法之平者人不見其愁苦然人之畏之若絕澗之無
游禽法不平者人不勝其酷烈然敢于犯法狎而翫焉其故何
也法網日繁果桃菜茹之饋積以成臟何其難避也未幾而赦
令已下一經闓澤即爲平人又何其易避也夫法不盡一則國
是不定法可解免則民聽不一故治天下者不可科條既設復
聽人自理不可奏當已成復別開二門匡衡曰今日大赦明日
犯法相隨入獄姦邪不爲衰止皆以法從人之敝始之難避賢
者喪氣終之易遁不肖得志也古所云勸懲者非以人情皆慕
賞而誘之使勸皆惡刑而懼之使懲也誘之懼之出于其情不
能動乎其性必有干賞而逃刑者因有竊賞而譬刑者不肖之
心更熾不肖之行益多苟有以動乎其性使勸不以爵賞好善
之性自喜于爲善威不以撻罰惡惡之性自恥于爲惡可以懸

法不施而世自治矣且人有賢否則法有重輕以賢者用法則
法重以不賢用法則法輕不賢之人盡以私行故法不能縛姦
是以輕也雖有賢者不能於法律之外自行一事僅能守法不
足大慰天下之心故法亦輕也其在上也不賢者不啻行私常
借法以行私賢者不敢自謂無私寧出于守法以自其無私其
在下也不賢之人不問何法皆能快所惡而恣所欲獨賢者不
然法善則僅免于害法敝則偏受其酷然則法固甚便於不賢
甚不便于賢此法所以輕也刑賞之外又當明好惡以示民好
惡者同乎刑賞而其實不同也刑賞所以明法也好之惡之則
是與人爲善也望人改過也且禁于未然之謂豫錄其能改之
謂忠蓋以人從道不以道棄人也懸爵紱以求直言言未必至
好善之心達于天下四海之內皆輕千里而來告矣嚴刑峻制

以懲奸惡奸未必遠聲音笑貌之間稍不假借其人已知難而退矣口雖未言聲馳已疾令雖未出化洽若神故曰同乎刑賞而其實不同也然用法之道君子小人不必概施也彼君子者不貴於賞而貴有禮不在於刑而在勵其心彼小人者非重賞無以誘善非嚴刑無以止惡若概施不殊則兩無當也天下之勢有輕與重極輕之勢非極重無以奪之極重之勢非極輕無以矯之人君操以御世者有美惡厚薄勉勞逸樂之不同有反經任勢而得事理之中者所以挽積重之勢也凡不敬冒上無等之事在乎比閭族黨積漸陵夷恬不知怪者甚多風俗之壞因俗吏不知輕重倒置紊亂者亦多民間陵夷于下俗吏倒持于上奸人起醜正之心愚魯之民幾何不怙亂也又有甚焉者政之得失多端皆可隨事補救惟大綱一壞則無事可爲蓋得失之繫無不因大綱既壞而生而隨事得失往往層累浸漬而發於大綱所壞之處如元氣虛而病生百脈之病皆象元氣之弱故唐有河朔百事皆礙於藩鎮宋有新舊兩法眾難皆作於水火也夫以民俗惡逆視兩造不簡兩造其小者爾以敗壞紀綱視期會不逮期會其小者爾以大吏府奸視小吏鬻獄鬻獄其小者爾天下之患在乎解弛大綱而譴責微細夫大綱所在豈無故而弛哉必有所由以弛者此不可令人主知也故曰有所按劾以覆大綱解弛之失而譴責益嚴綱維益壞風裁彌厲中情彌怯且按劾非人則不肖之流得引賢者爲類以亂其名知名不可程則力取其名以亂其實而名實俱亂矣人情至此犯法者眾爲人主者雖與三公九卿聽諸棘木之下不能不有所縱舍其縱舍也以爲寔取大而舍小勿急小而遺大無如大

焉者力足自拔小焉者勢窮莫告曾不旋踵大者免而小者誅矣所以小吏被劾皇恐待罪大吏章下逡巡求解遲久不決以待事會之轉移豈可謂有綱維耶豈可謂有風裁耶覩一壺之冰知天下皆寒也觀一事之失知百度皆廢也是以奸宄生心細人弄法悖逆之子封殖而掎父兄偃蹇之廝戕手而藐主伯桀黠之胥破檻車而不劾貪汙之吏檥輿而求生要皆入粟可以焚丹書出貨可以卜雞竿車馬道路之間相習而不怪通都大邑之中大言而無怍皆上下相安恬不知畏之故也不獨此也一介之士幸而通籍卽欲于旦夕之閒躐取公卿而棄其舊學以邀世資鄉曲之秀甫入庠序不以爲居業之地而比黨以邀公事農工商賈貲入稍饒更欲遷其世業係籍寺署兼收乾沒之利府史胥徒疾士大夫如仇思有以窒其隙而蹈其瑕臧獲臣虜倦於役使皆欲跳軀遠迹自爲一家之主辛苦力作之人莫不思華服美食豐屋重騎而厭其治生之艱難未嘗頃刻無探丸轂耕之志也一人爲吏子弟故舊人人皆有啜汁之心句請之賓車輸馬跡徧乎四海大吏所過馳馬車舉縣互數百里旅次爲之充塞商羈無所容棲不知所載何物也請求之姦古云暮夜將之舉袖欲有所呈者昭然指以爲名而賦諸郡國不知所輸何處也侵盜官物古所云欵法也奸黠相語曰但能侵盜盈千百則事雖發露可以不欵何也爲有司者懼一朝決斷則主名無人所負無從出故留以爲質不知所擬取償者何人也一人仕籍歌童舞女之翫日陳于前后服帝飾賤若敗枲矣倡優角觝莫不極華侈窮壯麗東海紫紘南方火毳習若縕袍矣妖姬豔孌列屋而閒居縹緲煙霧之境綽約阿閣之中

砥室翠翹閑房邃宇莫不朝成夕毀務以相競矣滅一飯之費可活饑人數十籍一家之財可餉戰士千萬後生小儒焉知仁義以鄉其利者爲有德快意否耳雖有四放之罰猶不畏也儻非或輕或重加以權稱于成法之外有所取舍矧曰其有能砥礪哉然所謂輕重者易置其人而已矣未可議及法也法令在理官猶經術在鄉校人材不振非經術之過姦利雖多非法令之疵所當斥去者亂法之人也夫聖人者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者也不去亂法之人惟求盡善之法雖漢宣爲君不能陳紀綱雖王猛爲政不能謹無良故人有不善法無不善人可更法不可更也先王立法但舉大綱而損益存乎其人法令有限而治理無窮者以人行法不以法窒人也以人行法雖偶有未善害之所至與其人爲終始法之本善者固自若也後世以不擇之人用有定之法常以私意軼法之外朝廷之上遂多爲之法以防于未然欲使天下不肖苟且之行盡在吾法所及而莫能遁夫先事之揣摩既未必盡乎人之機智而以防姦爲心科條亦不出于中和夫如是滲漏轉多而法果不善矣害之所至乃以其法爲終始不翅以人爲終始矣是以一時救弊而貽患無窮也故曰人可更法不可更也且變法之事亦難言矣先王所謂善政不過少取民財重視民生使失養之人有所依歸而已矣府庫有時盈虛則以節儉勝之兼使天下務本力農粟不屑越財不耗敦綱紀有時陵替則以敬慎持之兼使天下修明禮制貴賤有等名分不亂習俗有時偏重則以張弛相之兼使天下鼓舞振作志氣一新風尚丕變循是而往可以數百年無弊不幸而至于弊乃所行不如古非先王所遺之法一旦不可

行也如是而欲變之先觀人主之心心純全者政亦純全心偏駁者政亦偏駁心懈弛者政亦懈弛心繆戾者政亦繆戾故觀其政知其心聞其樂知其德也其次則存乎大臣之學術爲大臣者學識純正事務明達操持堅定才調精敏與天下同其所是則用天下之知而不自用其是與天下異其所是則反復究其不同之端而不咈百姓以從已之是不以我之義理從人之私欲不以我之私欲亂人之義理觀民者所以觀已也省已者所以察民也如精神不貫學術不純凡所造端莫不滲漉徒使威福借于叢神貨利別有囊橐怨謗盈于郊野禍幾發於忽微以爲民實頑梗不足與謀度外之功而不思發端原委也成法一棄人自爲心各以智計相禦無復綱紀何有上下如乘敝舟浮江湖離其故處未臻彼境此時暫遇風波不知何以自記也

古人之立法也除惡者既去異類猶必謹其界限分別立國者既作網紀猶必施以修飾愛護制器者既成模範猶必加以采色文章若此者何也所謂法外意也法外之意不盡在法之中倉卒變法未得其意疏脫之患以次而作行之未久害且倍于前矣更用新法恐益紕繆卽欲循其舊章而反復多端如元祐紹聖終不得指歸徒爲小人攻擊君子之蹊隧耳然以人用法非故爲嚴酷也適獲其分而已矣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賢者之分也禁伏凶人使不稔其惡不肖之分也使賢者泰然無事不肖者常若嚴刑在側則法不亂矣使賢與不賢皆無所恃以不恐則法必亂矣天道福善禍淫或有未測人主以賞罰贊襄焉則法不亂矣賞罰失正以禍福俟諸天道則法必亂矣此何可不知治體也爲治必有定體因天之道用人之性理有定質

物有定位先後有定序煩簡有定宜措置有定勢本末有定務此爲治之體也天之于物各與以性命卽各賦以至理先王順四時布令因物理敷教未嘗意決其閒因天之理也因物之理也參以已意則物理不完多所閒隔治天下者誠知物理本然則輔掖引導匡正矯拂總以歸于所固然也此因天之道也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以其反觀也反觀吾身四德備焉卽知人之爲性莫不好善聖王不止愛民又使得其天性而有降祥之吉暴君不止虐民又使反其天性而有罹罪之凶此用人之性也皇極之理居數之中故治天下莫尙于中和氣化不齊裁而制之勿使偏嬴形質有限輔而翼之勿使常絀分四時晝九州序百官所以裁氣化之過也用天時因地利厚人倫所以輔形質之不及也此理之定質也使小賢佐大賢不使大賢佐小賢蓋小賢不能無欲而大賢必無欲使無欲者主持是非則所主無私使有欲者奮其才智則所爲必效才智既效而君受其成人得所欲共成無欲之治也所減于君身者亦不足給天下而欲減之心有一事之損所益不止一事有一物之省所益不止一物王者竭心思養天下天下勤職業奉王者此物之定位也欲立法度先正人心欲明號令先愼起居欲用刑辟先崇教化欲撥亂興治先使一綱舉而萬目張故正其本者雖若迂緩實易爲力救其末者雖若切至實難爲功此先後之序也郡縣長吏治告訐詰盜賊勸課農桑平均徭役雖有精察監司不可攝也有京尹畿令伺姦鋤惡則傷橫道宰相不必問有治獄令史搜粟都尉各舉其職問之三公不知不爲曠官也等而上之魏明帝欲案事尙書陳矯不從孫權署小吏校事陸遜不欲唐元

宗欲自察郎吏姚崇止之宋神宗以吏兼商賈舉朝爭之等而上之書曰厥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此煩簡之宜也紀綱法度必爲數百年之基其自處也動必由義居必由禮不以私智偏見取必于下不以小智小惠掩私已之情市物之美其論官也有德者貴無德者賤不假借僥倖不屑越名器其取民也不奪其耕稼利其貨賂苛以文法以破其積聚其化俗也不以輕纖奇巧之物先耕作織紝之器不以輕訐傾覆壞敦朴豈弟之良心其詰奸也振衰剔弊使頑嚚革心髖髀畏法雖反經任執而得事理之中其服遠也修明政治使順從者安窳叛去者危殆至於六軍電發三年震用人不以爲勞也其立法也不以一事是非傷教化大閑故功有所不可賞刑有所不必用窒旒纊以自蔽勿縱小吏爲耳目總以愛惜防護與衆共存此大閑也故曰去民所爭奚獄之聽兵革不陳奚鼓之鳴此措置之定勢也君者民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京邑四方之本也詩書禮樂五常之本也創業垂統孫子百世之本也器有關鍵繩有樞紐得其要而執之舉一可以挈萬扼其幾而制之卽近可以防遠樞要所在壤尺寸則中絕輕重相衡加銖兩則衡決彼刀鋸日敝奸究愈多不能去爲惡之原也古之聖王求其本原而治之尊卑之禮日在人心雖有大惡不敢動也道義之事日在天下雖在隱微幽獨不敢欺也至于進退誅賞乃成功之終事爾此本末之定務也此知治體者也若夫仁卽恩也義卽威也聖王在上言仁義而已不言恩威舍仁言恩民有不得其死者矣舍義言威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經常之理所以遠害增一誰何卽撤一藩籬闢者捷徑卽蔽者周道以設險爲未足重之以銷

兵患卽在銷兵之中以懲惡爲未盡加之以詗察禍卽起詗察之吏變風俗者不變其澆薄而變其頹廢則矜激之害作正法度者不正其紀綱而正其緒餘則幻詭之智生格沮罪重謬誤過輕則朝廷之法不可勝易平反有譴羅織無過則民閒之罪不可勝誅一大臣進而法一變一大臣去而法一變黜陟必有攻擊更張動踰歲時則立國元氣傷矣國多商賈紅朽之積必薄士多聲名宏濟之業必卑當其所重不重者必輕當其所急不急者必緩必有一時偏重喪終古所常重者矣必有一時偏急喪終古所常急者矣做文具而無實事事完備字字虛假天下潛潰而詔書所下計簿所上猶爲以至治之世文具之害也國勢未至陵夷而陵夷之理已具不能安靜敬慎以待氣運之復而朝廷動之于上郡縣動之于下必有力盡而斃之患人心未正法令已密則姦宄益長良直更困禮樂刑政不以教人爲心而爲物采爲威福則上下相欺傾險生焉賞罰失中廷無一言者亡國形也朝有失德邊境晏安者釀亂勢也年穀豐登愁色載路重斂國也法令滋章桴鼓不息賄賂世也又其甚者一代之初司治法者不能與民休息以綏罷敝執治柄者不能明道興行以厚風俗一切苛繳煩擾矜明察之智拔殲破柱奮乳虎之威雖居身頗清而貴賤無等鈐閣不嚴威福爲左右所竊威福所在厚利隨之後起者以爲利源在我胡爲假人遂取而自有焉而簠簋不飭矣事雖稍敗文吏方欲執之而奧援甚堅非法所得取竇穴不塞遂成蹊隧至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固不暇講求矣禮樂教化所以養人廉恥之心使知自愛而不犯有司者益不暇修飭矣重賢德之品省告訐之俗使禁網疏闊

民安其業吏愛其下者亦不暇勸課矣湯火之慘暫戢遠大之猷已寮不過一二紀之閒天下蕩然網維盡裂權譎紛起百孔千瘡坐視而不療拒虎進狼後來者益多閒有憂民之言皆以爲貨財所從出力役所由供吾之供億不可乏則彼之性命不可盡賸胝不可傷非有天地生成之心聖賢胞與之念不旋軫而沮于艮限障以豐蔀鮮逮下之澤矣故其爲治也無王者之豈弟而誤認爲姑息舉世縱其威克而姦利愈多利夫釐毫害靡國家而不能勝也蓋由定制之初未及澄清爲治之原也室中不能糞除則道路蕪穢無暇芸治矣婦姑勃磎相稽則隣家詬誶無暇訓敕矣天下之人皆竊藏以爲富胥戕以爲生犯禁以爲勇亂義以爲智則人主賞罰無由勝其譎詭矣夫木之堅也非雷不能震草之柔也非露不能潤治天下者剛柔張弛焉

可不觀天道哉此不知治體者也杜恕曰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其所著書名曰體論蓋儉人能鼓神姦而不知大體知大體者惟方正君子耳人主所與共治舍此誰屬哉爲治之道揆度易而畫一難參眾論則築室道謀矜獨斷則具曰予聖是以難也聖王爲政務使行仁者獲其樂好義者遂其安天下之人皆明道而知性安上而貴已奉法令不拂其情親戚相保不知所歸德下無異志上易拊循通乎盛衰不失厥指而治可畫一也隆禮義則士有定學用賢才則官有定人重公論則國有定是尊舊章則朝有定制慎賞罰則下有定趨凡長治久安者皆其有定者也凡數動易驚者皆其無定者也有定則民氣恬無定則人情駭民氣恬而國勢安人情駭而君位危君人者就安存而去危殆不使羣情駭亂所謂畫一也府庫足以給班賜

品節足以杜淫侈等級足以裁僥倖名位足以任賢德物采足以定經制考課足以勵職業世業足以息姦志淳風足以革薄俗生養遂則樂上下定則安賢知進則道行忠信著則士奮祿養厚則吏廉恩倖節則役寡普天之下無愁慘之氣無傾覆之習無失養之人無遺棄之士朝廷之上不必有非常之功與无妄之福士大夫帶緌垂纓而談者無無稽之論弗詢之謀此畫一之效也人主以寬仁爲心德化爲務寬仁者天地發生氣也刻急者天地陰慘氣也發生之氣乘權風皆和聲律皆和律人居其中樂事生而忘勤苦往往慰勞相歡歌詠相答雖有衣帛食肉之須而無竭澤絕流之貪無適不有其太和于時秋也陰慘之氣乘權鷙鳥猛獸競起而害其羣人類之中其勤于治生者亦事網罟畋漁大爲物害以傷天地之和而不謂不仁也夫蝘之微也感春氣而出穴鷹之鷙也化和風而嚶鳴天地仁厚之德潛孚于物如此人君安可務殘忍乎凡法之用非君能自按之不過假手有司立法太嚴必有不當其實之弊誅眾不肖未必懲惡萬一誤及賢者則人心遑惑趨避橫生恥於罹罪不恥欺天莫不飾智以邀名賦斂以行賂高論以詆俗盛氣以立威不踰數月以虛僞欺人主者駢首而徧海內其弊使黠者免脫朴者雉離所謂明罰安在乎古者僇不踰德刑不溢罪賞不自貴當其賢而已刑不自刑當其罪而已雖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不相及焉宜若不甚烜赫者然圖賞者勇躍而趨畏罪者恐慄而避不踰德不亂罪也後世僇人以恩恩必及其家刑人以怒怒亦及其家或不以恩也誘其鷹犬而光五宗或非所怒也憂其報復而沈三族是以一家之中賞既叨竊刑亦參夷其畏

威懷德宜倍往時矣然感恩者不懷服罪者不恥踰其德溢其
罪也小人之道益長長于法網日繁君子之道益消消于名義
不貴兆民安所取則哉凡物之輕重懸于多寡天下之輕重懸
于利害利害所在則重利害所去則輕本末大小所以相使計
一失則本末易操矣君尊臣卑是以相從權一失則尊卑易位
矣以爲爵人之柄不可下移于是聞其薦引疑謂有私則從而
靳之以爲兩下相訐非人情所樂也于是覩其彈章觀其爰書
則曰公爾忘私此懷一偏羣下窺伺顯以爵賞由上潛以威刑
由下夫爵祿雖人所趨然有好者有不好者其不好焉者雖日
懸官爵于市無由招致至於刑罰則不可堪忍勢不得不求避
苟欲避刑無不趨走權門而權門亦持此爲市賢與不賢皆可
脅而致之使爲吾用是以君日處其輕臣日操其重惟辟之威

默市于虛文之彈章實顯操于可畏之刑戮矣古有大奸雖去
而朝廷之權從此盡失者賢否不明誅賞無法漢桓帝晉惠帝
是也名爲獨斷而朝廷之勢因是彌輕者旁側出令宰相不聞
宋理宗是也彼聖王者不弛其柄而已矣不在嚴酷也牛馬維
棲所以制猛悍也然其爲物一切以柔牽之未聞以剛蓋服以
義非服以力也聖王以寬大之政繫屬天下人心使人安于義
則亂自不作以強教悅安使天下皆居無過之地則刑自不犯
天下無不定之志則無不守之法矣天道運而無迹令人可測
者誠信而已矣易曰或之者疑之也謂其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中不在人故疑之疑之者審天人之分不自信其心也非謂設
疑待事以不信期天下也聖王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恩不中絕
教無二可示民不疑也夫當得者曰分當爲者曰義分也者所

受于天所受於君也義也者受于天者爲之以天受于君者爲之以君也自公卿大夫至農工商賈莫不有義莫不有分合于分義者無所用疑也不合于分不合于義直據其事決之何疑之有焉疑積于心賢與不賢皆不得以分義事上而必出于機智機智事人賢者不如不肖之能也與其盡天下疑之何若擇之于先用之于後苟擇之患其不精也何以知疑之失于未當也既不能崇重禮義止爲惡于微渺又不分別淑慝不使爲惡者得至任使之地徒欲人人疑之事事防之疑之深則人無奮志防之密則人有遁心往往杜絶關通因而至于蔽匿倏忽之閒墮其智機中矣是以上下相何未知其極也聖王治天下其事不一類其理皆可通禮樂制度先王所以合天下而使之偕來來天下而使之族處也黼黻文章不可人人服也辨其名器則同美態色好言不能使人皆悅也威儀可象則同敬浮華綺靡有好之者有惡之者示以敦厚則同趨貨利山積有聚之者則有散之者砥節勵行則共尊性行不均高卑異致得失相補歸于中和則皆吉情智深阻嶮于山川銛于矛戟而平易近人則考終志趣高邁重之者如山輕之者如草而純粹履道則可師凡可以相通者皆天下之至公也其不能相通者皆天下之至私也至公之理可以行之于此象之于彼萬姓喻焉萬國從焉萬世法焉故貴可通于賤賞可通于罰酒掃庭內可通于弓矢車馬戎兵五服九畿之情可通旃厦山俎水側匹夫匹婦勞苦愉佚可通朝廷之上官署之前前聖之知通乎後世後聖之行通乎前世子孫興替之狀可通于開國之初天地鬼神之心可通于政教號令也如其不然宮庭之內寮宋之閒不能通也

天下之人生其時服其令者父子兄弟不能通也州里鄉黨不能通也而況上下乎故相通則治不通則亂治安之日物產豐盈資待充足人情不期而驕侈矣閭里無犯法之民無犬吠之警長吏卧治而興禮樂文章綱紀不期而廢弛矣世臣豪族席累葉之資田園踰制室廬踰制妾媵踰制蒼頭廬兒踰制務此無已以迫促細民細民不期而怨怒矣民間不覩兵革士大夫恥言介胄游惰之人飽食煖衣嬉遊烏集日逐蒲博飲酣以自耗適值乏困相從爲盜兵戎不期而伏莽矣以天運言之天道五年一變五行相勝以五成也十有三年一變歲星一周也三十年一變天道小成也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也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以日計者七日而復以月計者八月而有凶此皆必變之期不獨漢人三七之厄五際之會神在天門災成戊已也天人之變若此雖聖人如之何聖人處此必使上下之情相通無閒莫尊于君至無上矣而尚賢莫貴于君至無虞矣而畏民善無微不積若累土成山投秉盈倉惡無小不懼若信彼桃蟲翻飛維鳥防以止水不潰于渠衝潰于蟻穴虎豹服猛矣係踶不能困者蟣蝨困之天下之事莫不防諸重大壞于忽微此無他皆以有所閒隔故至于此聖賢居上能敬居安能戒高而益下勞而益謙盈虛消息如環之無端焉武王王矣衛武公耄矣箴儆之旨見于詩書皆以通乎上下而使無閒也既無閒矣又何疑之有焉有初定之治有盛大之治有中葉之治有衰亂之治天下多難雖有聖人之德不能下逮民閒迨前平禍亂則宜平易以親之安靜以息之忠恕所以爲平易也仁厚所以爲安靜也恩澤不如平易震疊不如安靜順民所疾因

而更之揣民所鬱從而宣之不以土地所不宜責也不以習俗所不便强也九圍之内小有不正不必急于剗除但持之以靜久當自正此初定天下之治也迨其後也土地既廣邊防有不周財貨既豐宿吏多中飽兵革既盛餉勞亦繁人才既眾文具益勝于斯時也邊以不拓爲廣財以不殖爲富兵以不試爲威賢以敦本務實爲寶君相奮志有爲而處之以中處之以常不違眾論而自作此嗣盛大之治也中葉以後官分南北之司民有兵農之别賞雖具而下弗慕罰雖施而人莫懲髦俾之家格有司法令壅蔽之官塞君上聰明深宮荒晏倦勤而好大喜功猶復不戢大臣處外章奏批駁動須復請於斯時也不憚改悔之誠則前此之患可除旁求補救之方則後此之治可久要使天下之柄常在君子不在小人常在政府不在旁側則可數世無患此中葉以後之治也若夫將傾之勢而欲正之以道孔子墮三都是也不去三桓魯國之事必不可爲不使三桓自墮其都公室之難又將無已孔子于此明君臣之義以正人心修文武之法以匡亂俗定教化之指以一道術正雅頌之樂以導和氣皆欲喻强禦于道而輔公家以禮舍此不爲則更無可爲者矣此際衰亂之治也四者天下之至理聖人之大用也四治之外更有四要行義以立功去奸以息難忘私以聚人持正以定命何謂行義一怒而安天下則孟津之會不期而至矣辭九夷八蠻之贊則名堂之位無異四荒之樂於門外矣姬姓子弟不狂惑者莫不爲顯諸侯則本支百世卜過其歷矣文王武王有大功于天下行義致之也何謂息難天下之禍先伏於憤之積徐發于義之動内有君側之惡則外有晉陽之甲操大政者除桓

靈實於微則丹徒義旅不因是移晉祚矣置董卓於遠郡則西討之師不因是亂漢室矣無十九年竊位則范陽無偏重而天寶不亂矣不沈溺諫臣激怒強鎮則沙苑之師不敗嗣襄王之難不作矣失之于此害成于彼故曰去奸所以弭亂也何謂忘私人類相聚其道有五先聚已之精神而後人可聚也繩束以名教使有所矜式而後不亂也以道義相終始而後可久也總其大綱貸其末節而後相安也進而有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後為同德也最上化之其次勞來之最下者維繫之故曰忘私所以聚人也何謂持正籍天下之兵盡歸朝宁不可為强括郡縣之利盡入內府不可為富文法太密事權太分不可張國勢古之聖王至誠待物使四海九州同于翼戴天子不必私武夫為腹心也京坻之積藏于民閒勿割肌膚以奉朽蠹則倉庾之盈流諸不竭矣宏裕坦蕩使賢者得盡其長勿以小謀閒大作勿以局外之論操局中之進止則羣策不屈眾志成城矣禮義廉恥以助立國之防為經制以定天下之心盛德大業以彰三才合一之理所以為子孫帝王常久業也故曰持正以定命也四者致治之要也

讀書說

務本

聖賢立教欲使天下之人同為聖賢故論語首篇皆言務本之意天下之事莫不有本本盛則所生亦盛本衰則所生亦衰蓋天下之物觀於其末見其一端不能見他端觀於其本條幹雖多可一覽得之此論知者貴乎識本也其行之也一事自為一事彼此難以相通操之有要力省而功倍此論行者貴乎舉本

也凡事之本莫非義理放乎末流則爲情欲君子務本故不溺於欲小人逐末故不洽於理聖賢教人學問欲其以本務勝末流也古人未生胎教既生保教故爲學之法自童穉始凡教幼子者最忌舉動無常宜先之以德器又苦識趣卑陋當次之以胸襟不可不出爲世用也故書名點畫之類灑埽應對少儀內則之篇亟就外傅學之十五入大學則必授以經史此正始之道人才之基學問之原也然矜心勝氣辯言小慧皆學之累虛浮華美轉徙流遁又德所由喪晏安偷惰護前文過則善端潛消惡幾易熾故必大爲之防焉既道以善行又阻塞惡竇如此而人才不成者未之有也聖王治天下少則習人於學長則材人於位少之所習者本也長之所材者末也末者所以驗其本本者所以資其末由本及末則輕重小大更可相資成功內外

隱顯亦相輔而日進德矣書曰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一者善之所止也聖賢之言即善所止蓋欲有一綫未泯即理有一綫未淪聖賢之言欲盡理全全斯止矣所言之道皆仁義也所言之事皆禮樂也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禮樂兩端如世上兩大城郭幾許物類莫不依託其中仁義者禮樂之本孝弟又仁義之本故程子曰盡性至命必本孝弟窮神知化必由禮樂以此思之說理雖精而無當於天性應務雖通而不足於中和皆無本之學也爲學爲治莫不皆然一隅之察一事之宜不能有益世道人心也

理事

學問之道理與事之相須猶形之與影也涉獵典故者雜而不貫常以多自愚善言名理者華而不實常以眩自蹶涉獵之病

馬融何晏有之學博而知昏故失身而不自知空言之病王衍
嵇康有之體遠而遺近故履危而自以爲安也聖賢之學體則
兼全之體用則兼收之用務使其身爲衆理所會然後可應庶
事故其教人凡禮樂名物古今之事變人倫日用情文恩愛粲
然相接殷然相向莫非天下之實理莫非生人之實事蓋以實
理實事約束紛紜馳騖之心或大或小皆求其實則凡事悉由
規矩凡理不墮虛浮故董仲舒春秋之學用以禱雨而效過此
以往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可不必學也凡爲善而不終行善而
多阻者學聖之無法也學聖賢者先學其齋戒洗心以爲窮理
之本然後學其默識心通以爲應事之方所求乎卷中者偏於
理偏於事皆偏也偏於靜偏於動亦偏也理達於事事達於理
動不礙靜靜不礙動而事物之中道始存以我曲尋古人之義
不可把捉古人之義彊來就我就我意見固不可就我嗜好尤
不可也故凡前賢議論驅遣書傳以從已說者非讀書法也讀
書惟漢人最確原委得失較然不誣取舍勸戒屹然不爽諫章
則少文多實議事則守經據古絕不假借牽合以伸已說讀書
若此故胸中所得義理亦無假借牽合之病粗者卽粗精者卽
精大者卽大小者卽小非粗者必欲求諸精小者必欲求諸大
也非精者遂不必求諸粗大者遂不必求諸小也體驗未深惟
簡擇古今最勝之理藏於胸中推勘未細惟將胸中所積最勝
之理施諸事行往往戾于時宜拂乎機要舛午乖刺迴穴錯互
自謂本諸淵海遇人不服則盛氣奪之遇道有礙則博辯爭之
遇時有窒則倔强守之以不純不備之指據爲不可易之說假
借牽合毫釐千里不止一閒未達也士大夫居下位處貧賤時

不以經術充實其中一旦立兆民之上事務煩擾人情嶮巇精力匱乏世局錯亂不能遵先正規模而決其成敗所倚伏者不越徑寸之胸次世俗所云聰明智巧已爾天下國家之事盡以聰明智巧處之自然多所錯誤無限不善之端乘閒而出引其身陷溺而不可援也天下至理所在古今治亂初無間隔不可謂有餘在已不足在人得則在已失則在人夙昔苦于未知即以學去其障夙昔苦于無能即以學充其力我欲爲聖爲賢而取諸古語以爲鄉導也但能竭力用功至誠立心不取效驗不記歲月矜色溢氣消除殆盡中和之理流動充周于胸臆之間如衣之附體無所往而不相尋則是非得失經權常變莫不剖判分明矣若以聞見爲美日誦萬言而不得其理之所在雖稍得之不能了然于心充然于心掩卷之後依然鄙夫之胸次臨事號召無以取諸左右則不足貴矣

行習

學宜謹內外之際凡博聞廣記聲譽名達矜心勝氣辯言小慧皆務外者也凡誠切警省勤敏篤實皆務內者也務外者致飾喪眞非成德之器一涉于彼卽不能返此爲之益熟則居之不疑用之益工則箴之不痛終其身不自知者如未嘗學者也務內者誠則不欺切則不浮不分心于情欲不阻喪于苦難不怠棄于半塗按其節次時其生熟無分外之求意外之得其益不可勝述也聖賢欲天下知學之人多非矜喜其少也故其持論往往近于平夷而樂于共至人所同得而我先得之非謂人所不得而我獨得之也故爲學者務得實地踐履實地中行蹈空者顚覆倚空者傾頹讀書而汎濫無歸浮華不實何以異此河

閒獻王好書務得事實每求眞是蓋無所見者於書求之有所見者於書證之有益於道者取之無益者略之有實用者存之空談者屏之邃古載籍近世文獻必服膺而景行理之深者不以淺嘗序之漸者不以猝至論之篤者不以泛觀一語一言無不引伸而及於學術無不引伸而及世道人心要使數千年學術事功如以身親歷其閒而不爲臆度懸想之說庶不媿好學之稱也不可矜古人已定之名而迹其已然之功當得其功之所由以成名之所由以不誣則其理庶爲我有變通亦在我而無不受益於古人又使無形之理具於吾心如有一物可持如有一城可守持之無失守之無遷日積月累所得無垠又且誠意懇至感悟深微學周公則見於夢寐學堯舜則見於羹牆學文王則得其形狀皆誠之所感也至誠所感亦可增長聰明正

苦一閒未達精於所讀之書則達矣即有未達亦可尋古人成法以達之要在攻去自已之私心獨力恐不能勝則合古來聖賢之力以攻之未有不勝者此昔人所以多讀書也今人學問愈多私心愈熾不求我所取資但欲評量他人援引古人以彌縫身心不善之端假借古語以指摘他人爲善之事以前聖格言助吾文辭典雅以前代成敗資吾文字辯博終其身無一可紀之行可法之言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也夫文字之業未嘗不有益於人以爲觸目警心之具則有益矣以爲矜名逐利之具而淫心以求之不惟無益又且陷溺日深非舟航所能拯援也讀書義理宜精然用功次第亦不可不知蓋聖賢之功絕有次第積漸以往層累而至若金銀銅鐵攪作一器非艮功也其始也專精一書一書之指既爲吾有所得雖少皆有實際以此

更歷諸書亦皆實際矣大學一書既有義理又有次第如人之居宅朝夕出入其中論孟如人之田疇衣食所從出然而不在一處有經年不一至者所以大學最爲門戶其餘未盡之理散在諸書中者緣此求之即能深入其奥目通而心未通者不可居之爲理意至而身不能至者不可任之爲事寧取其少而守之堅不取其泛而施之雜要使心氣浹洽義理貫通盪滌胸中淺俗鹵莽之氣日進高明細密闕者俟補斷者俟續善者宜護悉惡者宜驅除一觸動即可參前倚衡一省悟即可悅心研慮不可一讀再讀而遂輟也更可慮者涉獵未深即捐去卷策少閒遂認初時涉獵之見妄爲至理爲定解他時即心光偶露又被前此疑障裹定不得迸出仁義禮智之說日在輔頰間其庶以然鮮能指一事實之平日未據實地臨事自不爲用雖意見偶合亦復不能自信交臂而失之矣柰何以讀書既多遂謂能畢爲學之事乎

義利

爲學先辨義利義利未清終身夾雜顧戀宅心處事必不在中道與正理也今人立身行已多是私欲謀人家國亦是功利好責人而憚於自責就所安而違所畏凡可以害道義者皆利也學者此身此心無一刻非道所流見與所盤旋出入起居羹牆寤寐皆是物也一遇聖賢之語或相印證或相觸發自然入之深而守之固用之精而赴之勇蓋人心原是義理結成只一撥動便如撥火引之即然延之即遠如之何不深且固精且勇也若不用以精氣殊爲可惜若復用以逐利其撥動牽引亦猶此則陷溺滋深矣今人所云吾心靈變者全是利欲之心助其機

巧見爲靈變其實是大憒憒至眞正潔白高明絕無利欲處便自嬾慢不肯用心豈非大憒憒耶辨義之學先以窮理窮理之功非茫無畔岸也大儒之學本於天之所賦故子思首言天命子亦然其次則心之所存體之所具身之所接皆理所寓此外則有人有物有鬼神有古今亦皆理之所寓莫不明白坦易充足倜永者也平日洗滌此中渣滓既淨然後觀理之時所發皆正念所求皆正道而與義相入若渣滓未盡正理不治鉤棘險僻盈其胸次則所求乎義者莫非利欲之捷取也何以得夫事物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乎故精義之功在乎窮理窮理之功先以洗心此之爲學亦不必堅白同異之察六合九州之外矣

論著

天地之道非文不宣猶玉不可不琢皮不可去毛故陰陽相錯之謂文物我相交之謂文人則有夫婦出則有友朋位有君臣體有左右程子所云一不獨立二則爲文也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爲本統而附續萬類凡王政人事法度無不麗焉故文章非一人之事爲文非私已之業取其可繼微旨可通王道彪炳于陰暗之時經緯于明備之日不本乎天謂之誕不益于人謂之鄙君子不好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立德也充然于心盎然于身因而授諸簡札所以居業也忠信爲進德之質德日積而不自知修詞有可見之迹是以爲所居之業進德之實可于修詞驗之君子終日乾乾猶不免以詞見者所以自考也以爲非敬不立非義不宣惟此可以觀心而爲德所託也人之有益于世者莫如功業功業既成則可轉亂爲治轉不肖爲賢然功業不可人人而爲功業者又未必稱其所學之志故不可

無著述之業辨析義理使明白痛快如披雲霧而覩白日亦能以治易亂以賢易不肖也然著述之業有指趣有條目指趣體也條目用也明道有明道之體用事功有事功之體用有體而無用可談說而不可施行有用而無體施行雖赫奕而義理無根株易之爲書至約之理存乎卦之畫至廣之義發乎爻彖之辭畫本乎天地辭括乎人事本天地爲體括人事爲用此易所以爲文字之祖也聖賢爲學合義理以爲體授諸簡編則又包括庶事而爲用其所授簡又可自爲一書以爲天下後世義理之體而隨其日新遞益者又足爲體中所具之用此聖賢所以爲文字之源也蓋著述所以立法立法所以經世故學不苟博必求天地之心文不苟作必協動靜之義揆天道質人情按古法正時事所謂文也蓋由存諸心者精明純粹精明則有光采純粹則無瑕疵既已精明純粹則常矜乎人之未至于是者未免處乎暗室行乎危途不得已而著書立說以開示之其約也所以舉其大綱其詳也所以示之節目約非不足詳非有餘以爲天道有示人之處人事有應天之處使吾之是非曲直無不與天地休咎禍福相應然後從吾說者能免鬼神之譴責人主之刑罰陰陽之災沴人類之傷殘也揚子曰春木之苞兮援我手之鶉兮言春木苞然而生譬若孔氏啟導人心援手而進之相與游處洎乎其安之也若不以拯援爲心則聖賢不著書矣且天地靈異之氣不常流露于世其篤生也必有爲其成質也爲大慶與天下後世共登仁壽之域豈一身之事乎文之美者君子樂取之樂取之者助其爲善之心也文之惡者君子厭觀之厭觀之者恐助其爲惡之智也使君子樂觀小人厭觀者君

子之文也樂觀君子之文厭觀小人之文者君子之人也戰國以後聖學失傳士之爲文者不必本道德是以有文采者苦于道德不足有道德者苦于文采不揚而時之所須又不必盡合道德但取措置事務功成而無後患是亦文之有用者也所以體裁日下去道日遠揚雄譏其雜而不純李軌斥其動而愈僞也蓋文之美者如金銀銅鐵皆可煅鍊成質以爲器用百鍊之後卽銅鐵爲質亦能水截蛟龍陸斷犀象惟無用之言如奸人假造銀幣非不爛然光華若入火煅鍊卽與煙燄飛去化爲烏有矣儒者論文字短長娓娓可聽井井有章偶爾自作輒以餖飣成質採掇取妍向之娓娓井井不知安往此入火飛去者也君子有言要使當世知禁後世知戒主于表章善道垂示法則而佐以貶惡以防闕失猶夫陰陽之理陽主歲功而陰佐以肅殺皆以生成萬物非如酷吏斷獄一切致人死地而後快也大史公曰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衰周室非獨刺譏而已故爲文者亦當以勸誘爲上規切次之嬉笑怒罵佞諛嘲哂品之下者也寧端莊勿痛快令人改容而禮之不令人解頤而悅之也事之反正最甚者祕而不錄所以存萬世之大防若詞之詭辯之迂不能使萬物得其序五常得其倫適足擾亂時政敗壞人心君子之言豈宜類此嗟乎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一人耳目心思所及幾何著書立說總非格天之業況以屬文爲事原與物欲相近最易牽引而至陷溺故昔人五世之業至能文而衰若無大道爲公之念存乎其間必不能成就所事或阻于世網或沈于水火皆不免也君子惜之

附錄

先生累世講義理之學祖賀布衣本生父早養利州學正祀名宦鄉賢嗣父永定諸生長兄承詔南京太僕卿先官廣西左布政曾拒魏忠賢立祠先生自言著書多本先人遺志推廣之以訓迪子孫（參年譜繹志自序）

先生初亦涉獵二氏之書五十歲乃屏去不復寓目自題草堂歌云比來讀易無思慮益信卧疴多暇豫下簾不著老氏書焚香那誦迦維語（年譜）

先生自辭選告歸足不出戶庭著作人莫得而知涇陽李念慈宰竟陵時會不數見及李去官留寓比鄰僅讀其詩先生歿後始從其子裒見繹志手錄藏副為之序亦未能刊行也（繹志李念慈序）李申耆曰繹志出較後四庫不及收若論其書則貫通古今包合宇宙不敝之篋述也讀書錄（卽讀書說）文體類淮南抱朴鱗雜細碎隨事觀理而體察之（繹志跋）

毛申甫曰先生之學達於身心倫紀禮樂刑政陰陽五行吉凶悔吝之幾及古昔治亂賢奸用舍世事情僞所以隆替起伏者故其言質而不縟博而知要反復而切至條疏而亮直欲以正人心道術頗汎濫於諸子百家而折衷於聖人者也（繹志序）

譚復堂曰胡先生粹然一出於正可見施行視亭林更大視潛齋更實視梨洲更確視習齋更文（復堂日記）

又曰兵略軍政篇陳義甚正多載籍陳言不若至治吏治諸篇之精確尙論篇往往先得我心六十一篇之文要當三復始窺其蘊（同上）

又曰閒嘗窺其立言之旨以禮為教郇卿之遺也中和為本徐幹之志也無放言高論而隱以正人心距詖行自任可陳黼座

可垂國胄同上

周少璞曰先生潛修息交以遂其孤往之韻其見於國初人著錄者僅亭林曰知錄附見參訂姓名漁洋感舊集存詩數十篇而已詩集序

清儒學案卷二百五終

天津徐世昌

諸儒學案十二

李先生道平

李道平字遵王號遠山一號蒲眠安陸人嘉慶戊寅舉人官嘉魚縣教諭髫年失恃能事父父不再娶孝養三十餘年如一日居父喪哀毀骨立愼終之事一遵古禮不作佛事手定家則以示子孫在官訂學約教諸生以躬行爲先次乃與之講經談藝月集於明倫堂朊朊訓誨反復不厭捐資修葺文廟創建元儒趙復專祠訪輯安陸貞烈傳襄訂縣志能舉其職道光二十四年卒於官年五十有七祀鄉賢祠先生考訂之學宗漢儒義理之學宗宋儒治經於周易用力尤勤爲李氏集解纂疏十卷承

惠氏定宇張氏茗柯之後旁及諸家之說參以己意不是古而
非今不舉一而廢百無攻擊胝排之習持說主於矜慎其論學
擇兩漢以下至近代諸儒醇粹者共三十七人編爲理學正傳
一書凡稍涉禪宗有乖聖道者皆不與他著有易筮遺占詩旨
述三四書外義讀經款啟錄讀史款啟錄款啟餘錄喪禮從宜
安陸文獻考安陸舊志刊補郧小紀諸書又有獲齋文集十卷

參子守南撰行狀　查燕
緒撰傳　馮煦撰墓表

周易集解纂疏自序

古人之說易也愼後人之說易也僭古人之說易也言象數而
義理在其中後人之說易也言義理而象數因之以隱說卦曰
聖人設卦觀象又曰聖人立象以盡言又曰極數知來之謂占
又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使象數可廢則聖人之言爲無稽

而義文之假象數以垂訓者反等於駢拇枝贅夫規所以爲圓
矩所以爲方必規矩具然後方圓成斷無方圓成而規矩遂爲
可棄故作易者不能離象數以設爻象說易者卽不能外象數
而空談乎性命矣說易莫先于左氏內傳紀事雖不免或失之
誣然解釋筮辭皆準象數猶可考見古人說經之遺漢儒踵周
秦而興易師授受一脈相承恪守典型毋敢失墜凡互卦卦變
以及卦氣爻辰消息納甲飛伏升降之說皆所不廢蓋去聖未
遠古義猶存故其說往往與義文之旨相契合自時厥後一變
爲晉易而老莊虛無之燄熾再變爲宋易而陳李圖學之說興
夫老莊之虛無陳李之圖學斷不能遠出漢儒象數之上且王
氏之注論象數既不及漢儒之確論義理又不及宋儒之醇進
退無所據有識之士多擯斥不肯道迺唐祭酒孔君沖遠奉勅

疏解諸經傳注獨于易黜鄭虞而宗王韓取輔嗣野文疏而行之其書遂藉以獨尊于世而漢書寖微于是梓州李君鼎祚恐遂象就湮乘其時古訓未散取子夏以下三十餘家成集解一書表章漢學俾古人象數之說得以緜延至今弗絕則此編之力居多予少時嘗取其書讀之隱辭奧義深邃難闚予不自揆輒欲有所闡發以通窓宣幽卒以多所滯礙而止久之得東吳惠氏書而向之滯者十釋四五矣又久之得毗陵張氏書而向之滯者十釋二三矣又久之廣覽載籍旁及諸家之說而向之滯者卽有未釋蓋亦無幾矣復不自揣萃會衆說句梳而字櫛之義必徵諸古例必溯其源務使疏通證明關節開解讀者可一覽而得其指趣舊注閒有未應經義者或別引一說以申其義或旁參愚慮以備一解亦不敢墨守疏家孤正首邱葉歸根本之旨是編也其有當于絜靜精微之教與否則不敢知其于漢魏諸儒之學則未嘗無一日之功焉抑又思之自唐迄今千餘載無人起而爲之疏而予獨毅然爲之而不辭予方懼其弗愼且近僭而又安敢自以爲功也書旣成謹述其原委弁諸卷端亦聊以備講漢學者採擇焉爾

凡例

一是編舊有毛氏汲古閣本胡氏祕册彙函本盧氏雅雨堂本魯魚亥豕互有異同孫氏岱南閣本兼采諸家字畫踳駁尤甚唯木瀆周氏枕經樓本據儒先論定多所改正較諸本爲完善今所據以纂疏者周氏本也閒有未盡善者悉改訂于各條之下

一自宋以來漢易幾成絕學卽閒有留心象數者皆自攄己見

不必根據儒先我朝經學昌明名賢輩出如惠徵君棟承其家學說易尤精張編修惠言接踵而興如駿之靳大抵皆謹遵漢學于荀虞諸儒之旨多所發明其所徵引總不外集解一書故茲編所采雖廣錄諸家而于惠張兩先生之說尤多但參合成文不能詳著姓氏非敢掠美致郭竊向注之譏閱者諒之

一疏家之體墨守注義不敢有所出入重師承也然義取其當不尚苟同茲編于注義未協經旨者必詳加辨正亦有舊義不詳不確者或另申一說以備參考兼引諸家者但加案字自攄管見者則加愚案以別之

一孔穎達正義專釋王韓注也茲編所引王韓注有全用正義者則書孔疏以別之間引數語者不書

一古人說易各有宗派易含萬象不可一例拘也故李氏兼收並蓄多兩存其說茲編亦兩釋之以備學者採擇至詮解諸家亦各遵其例不相混淆重家法也

一諸家體例淵源各別如鄭言爻辰荀主升降虞明消息之類若不詳其端委讀之每多扞格而難通茲于諸家說易體例撮其尤要者列于簡端俾讀者開卷瞭然庶于各家宗旨得其梗概由此以讀全書勢如破竹矣惟卷中徵引事實之處一時未及檢出原書難免舛誤尚冀博雅君子匡所未逮

諸家說易凡例

卦氣

卦氣之說出于易緯稽覽圖其書首言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之七而從四時卦其一辰餘而從坎常以冬至日始效復生坎七日消息及雜卦相去各如中孚攷其法以坎離震兌

四正卦爲四時方伯之卦餘六十卦分布十二月主六日七分又以自復至坤十二卦爲消息餘雜卦主公卿侯風雨寒温以爲徵應蓋卽孟喜京房之學所自出也漢世大儒言易者多宗之今列圖于左俾讀者有所攷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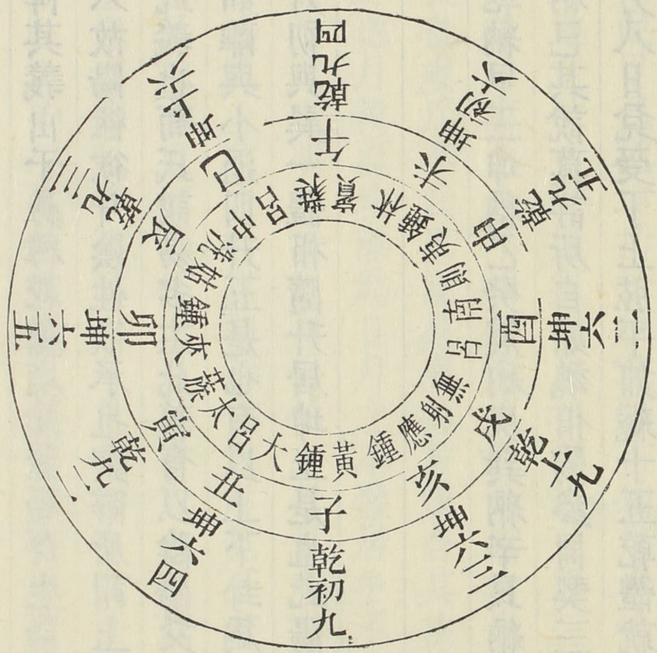
消息

剡豕傳曰君子尙消息盈虛豐豕傳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故古人稱伏羲作十言之教謂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易緯稱聖人因陰陽起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稽覽圖云唯消息及四時卦當盡其日又云消息及雜卦相去各如中孚太史公亦曰黃帝考定星厤建立五行起消息皇侃注云乾者陽生爲息坤者陰死爲消消息之義蓋已古矣孟氏傳其學荀氏言之不能具惟虞氏所注猶存其概大抵乾坤十二辟卦爲消息卦之正其自臨遯否泰大壯觀生者謂之爻例自乾坤生者不從爻例每二卦旁通則皆消息卦也消息卦則皆乾坤相合之時則剝復夬姤泰否之交也近惟武進張氏言之最精其詳具所著周易虞氏消息

爻辰

爻辰者以乾坤十二爻左右相錯當十二辰也乾鑿度曰乾陽也坤陰也竝如而交錯行乾貞于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于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順成其歲歲終從于屯蒙又云陰卦與陽爻同位者退一辰以未爲貞其爻右行間時而治六辰愚案乾鑿度之言與十二律相生之說合周禮春官太師鄭玄注云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泰蔟之九二泰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周語韋昭注云十一月黃鍾乾初九也十二月大呂坤六四也正月泰蔟乾九二

也二月夾鍾坤六五也三月姑洗乾九三也四月中呂坤上六也五月蕤賓乾九四也六月林鍾坤初六也七月夷則乾九五也八月南呂坤六三也九月無射乾上九也十月應鍾坤六三也又京房亦言爻辰與鄭不同乾左行陽時六始于子而終于戌二家所同坤右行陰時六始未而終于酉者京氏說也二家同出于律辰鄭氏本乎月律卽月令十二月所中之律隔八相生之次也月令之行順故爻辰亦順京氏本乎合聲周禮太師掌以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泰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合聲始終之序不同于月律也合聲之行逆故爻辰亦逆因鄭氏以爻辰言易而竝錄京氏之說以備參考後所圖者鄭氏爻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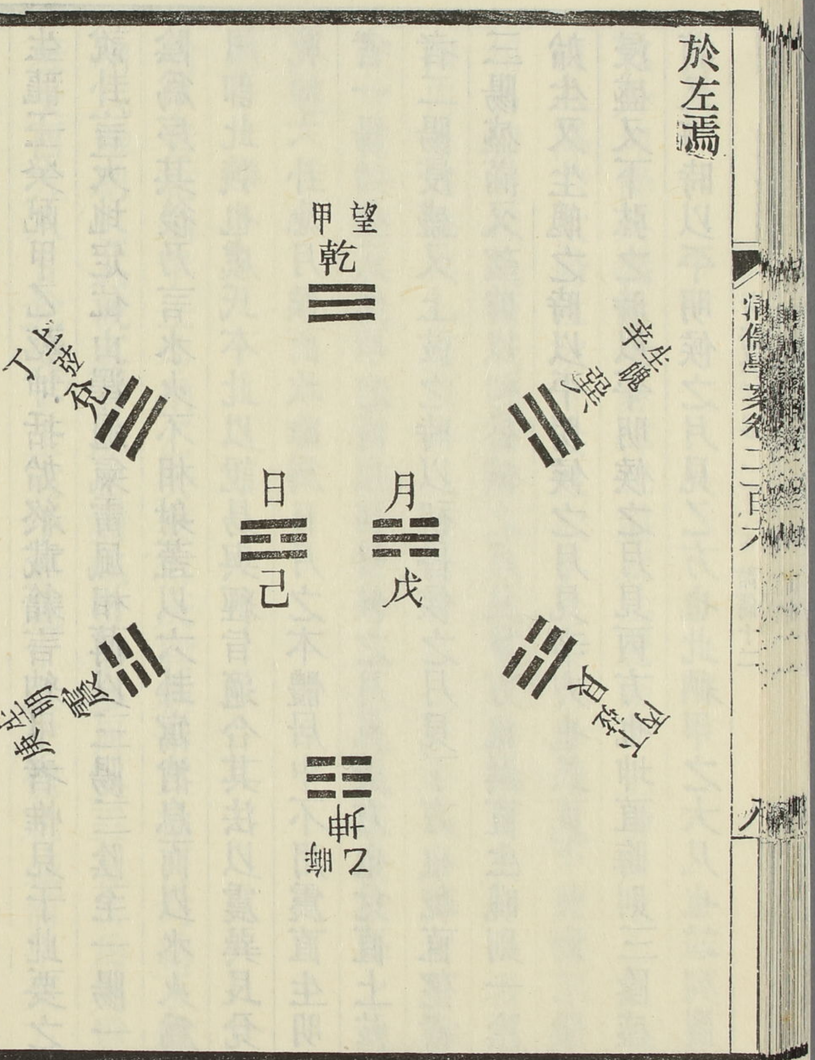
升降

乾升坤降其義出于易緯乾鑿度陰麗陽而生陽由七上九陰由八降六故陽性欲升陰性欲承也繫辭所謂上下无常剛柔相易卽此義也荀氏說易多主此義有以陰陽爻爲升降者不拘內外如離與小過四升五是也有以上下卦爲升降者不拘凡也乾坤如升初與巽一體相隨升居坤上是也此陽生陰降之大

納甲

納甲者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艮納丙兌納丁坎納戊離納己其說莫詳所自始魏伯陽參同契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就統巽辛見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載籍言納甲者惟見于此要之說卦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以三陽三陰至一陽一陰爲序其後乃言水火不相射蓋以六卦寓消息而以水火爲用卽此義也虞氏本此以說易與經旨適合其法以震巽艮兌乾坤六卦應月候而坎離爲日月之本體居中不用震直生明者一陽始生又生明之時以初昏候之月見庚方也兌直上弦者二陽浸盛又上弦之時以初昏候之月見丁方也乾直望者三陽盛滿又望時以初昏候之月見甲方也巽直生魄則一陰始生又生魄之時以平明候之月見辛方也艮直下弦則二陰浸盛又下弦之時以平明候之月見丙方也坤直晦則三陰盛滿又晦時以平明候之月見乙方也此納甲之大凡也茲列圖

於左焉



納十二支

納支者以八卦之六畫分納陰陽六辰凡乾在內則爲甲而納子寅辰如初九爲甲子九二爲甲寅九三爲甲辰也在外卦則爲壬而納午申戌如九四爲壬午九五爲壬申上九爲壬戌也凡坤在內卦則爲乙而納未巳卯如初六爲乙未六二爲乙巳六三爲乙卯也在外卦則爲癸而納丑亥酉如六四爲癸丑六五爲癸亥上六爲癸酉也因乾坤各納兩干故別爲內外二卦若震止納庚則初九爲庚子六二爲庚寅六三爲庚辰九四爲庚午六五爲庚申上六爲庚戌巽止納辛則初六爲辛丑九二爲辛亥九三爲辛酉六四爲辛未九五爲辛巳上九爲辛卯坎離艮兌四卦依震巽例推之今火珠林卽其法也

乾☰震☳坎☵艮☶
酉亥丑　卯巳未　巳未酉　未酉亥
卯巳未　酉亥丑　亥丑卯　丑卯巳

坤☷巽☴離☲兌☱

六親

六親爻例起于京君明京氏積算法云孔子曰八卦鬼爲繫爻
財爲制爻天地爲義爻陸績注云天地卽父母也福德爲寶爻
注云福德卽子孫也同氣爲專爻注云兄弟爻也法以八卦六
位乾屬金主甲子壬午坤屬土主乙未癸丑震屬木主庚子庚
午巽屬木主辛丑辛未坎屬水主戊寅戊申離屬火主己卯己
酉艮屬土主丙辰丙戌兌屬金主丁巳丁亥各以陰陽順逆而
治六辰從世卦五行論其生剋命其六親如乾初甲子子爲水
金生水爲義爻乾外壬午午爲火火剋金爲制爻是也其餘可
以例推

八宮卦

八宮卦本京氏易蓋乾坤生六子八純卦生五十六卦爲六十
四卦也易傳積算法云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二世爲地易三
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八純爲天易游魂歸魂爲鬼易其法六十
四卦分八宮乾震坎艮坤巽離兌爲次八卦本象爲八純世在
上變初爲一世以次而至五則上爻不變四反而爲游魂下體
皆復而爲歸魂之卦乾坤用離坎離坎用乾坤震巽用兌
艮兌艮爲震巽

乾☰　姤☫　一變　遯☠　二變　否☷　三變
觀☴　四變　剝☶　五變　晉☲　四不變　大有☲　歸本卦
巽☴　小畜☴　一變　家人☲　二變　益☳　三變

无妄䷘四變 噬嗑䷔五變 頤䷚四不變 蠱䷑歸本卦
離䷝二變 旅䷷一變 鼎䷱二變 未濟䷿三變
蒙䷃四變 渙䷺五變 訟䷅四不變 同人䷌歸本卦
兌䷹二變 困䷮一變 萃䷬二變 咸䷞三變
蹇䷦四變 謙䷎五變 小過䷽四不變 歸妹䷵歸本卦
坤䷁二變 復䷗一變 臨䷒二變 泰䷊三變
大壯䷡四變 夬䷪五變 需䷄四不變 比䷇歸本卦
震䷲二變 豫䷏一變 解䷧二變 恆䷟三變
升䷭四變 井䷯五變 大過䷛四不變 隨䷐歸本卦
坎䷜二變 節䷻一變 屯䷂二變 既濟䷾三變
革䷰四變 豐䷶五變 明夷䷣四不變 師䷆歸本卦
艮䷳一變 賁䷕一變 大畜䷙二變 損䷨三變

睽䷥四變 履䷉五變 中孚䷼四不變 漸䷴歸本卦

納甲應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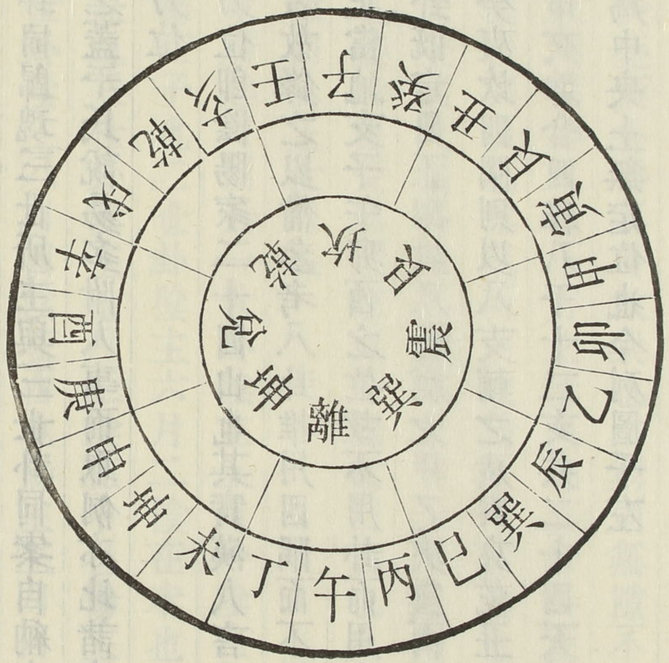
納甲應情之說始于翼奉無關易義惟干氏釋經閒用此例故詳著焉漢書翼奉傳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申子主之孟康注云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故多好則貪而無厭故爲貪狠也又曰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注云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爲怒以陰氣賊害土故爲陰賊也又曰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注云火性炎猛無所容受故爲惡其氣精專嚴整故爲廉貞又曰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注云金之爲物喜以利刃加于萬物故爲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又曰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注云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爲上辰窮

水也未窮木也巽氏風角云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爲姦邪又曰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戊丑主之注云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故爲下戊窮火也丑窮金也巽氏風角云金剛火彊各歸其鄉故火刑于午金刑于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火性無所私金性方剛故曰公正世月

胡一桂京房起月例云一世卦陰主五月一陰在午也陽主十一月一陽在子也二世卦陰主六月二陰在未也陽主十二月二陽在丑也三世卦陰主七月三陰在申也陽主正月三陽在寅也四世卦陰主八月四陰在酉也陽主二月四陽在卯也五世卦陰主九月五陰在戌也陽主三月五陽在辰也八純上世陰主十月六陰在亥也陽主四月六陽在巳也游魂四世所主與四世卦同歸魂三世所主與三世卦同案自納支以下干氏易多用之蓋干氏說易多附人事而取例亦比諸家較雜也

二十四方位

二十四方位卽陰陽家二十四山也其實漢人言易多用此法其義最古故錄之以備參考八卦惟用四隅而不用四正者以四正卦正當地支子午卯酉之位故不用卦而用支卽用卦也八卦旣定四正則以八干輔之甲乙夾震丙丁夾離庚辛夾兌壬癸夾坎四隅則以八支輔之戌亥夾乾丑寅夾艮辰巳夾巽未申夾坤合四維八干十二支共二十四天干不用戊己者戊己爲中央土無定位也今列圖于左



易筮遺占自序

古者卜筮竝重夫子贊易亟稱著德由是筮獨顯而卜微繼六壬萌芽于吳越春秋錢卜濫觴于京房易傳小數迭興筮雖存而其瀕亦墜降及晚近揲蓍流于影象惟市井細人始操此術學士大夫罕有過而問焉者即偶一及之不過持草莖以索之爻象杳杳冥冥十不酬一豈倚數不盡可憑邪抑爻象之辭奥衍而難窺邪余謂庖犧既往易之蘊不得文王周公孔子之言不能闡而其至精至變至神之用究不能以文王周公孔子之言而盡是必深窺乎未有象爻象之前始可與之言易始可與之言筮矣且古人占筮三易竝用觀其繇辭及其取象當時必別有成書班史藝文志即載著龜十五家四百餘卷（劉向七略著龜之書四百一卷今合計之而著居三之一除易卦入具外凡四百七十二卷必有誤字）

今皆不可攷見古瀘蕩然千百什一廑存于左傳國語之中迺前代名儒既以筮爲小數又疑記言者多失之誣遂擯斥之勿復道夫侈談徵應固不免或失之誣要其占筮之辭必援古瀘以斷始足取信於當時則事雖誣而其瀘不尚存乎是亦昌可盡廢也近時毛氏奇齡纂春秋占筮書止錄左傳不及國語李氏塨著有周易筮考余嘗購求其書不可得迺哀左國筮占十有五則都爲一帙詳載舊注以闡明遺瀘閒附漢魏易義以著古人說經之旨管窺所及亦綴于篇晉語韋注紕謬尤多悉加是正復取洪範稽疑周禮筮人冠于篇端以存梗概俾學者有所攷焉夫乾坤之蘊廣矣大矣徒執朽甲枯蓍以求古聖人之宏旨誠淺之乎測易矣然崇義理而排象數必擯龜筮于易道之外是竝夫子卜筮尚占之言而廢之又豈得謂之知易也哉

惟善學者一遵乎聖人之軌勿視爲方術勿雜以旁門技進乎道而占筮之遺瀘不至終湮沒而無傳也

四書外義自序

四子書之有朱注猶日月麗天照耀萬古不可磨滅其他諸說則螢光爝火安敢與二曜爭輝況自明以來功令以四書命題取士場屋悉遵朱注承學之士尤當恪守繩墨不敢踰豪髮雖然制舉之學宜爾矣窮經之道則不盡然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返說約也蓋由博而約也則其爲約也精不由博而徑約則其爲約也固今夫人足之所履不過一尺苟無餘於一尺者安得一尺而履之身之所衣不過一襲日之所食不過三餐苟無餘於一襲三餐者安得一襲而衣之三餐而食之今學者從事講章如嚼木柹泊然寡味有

以他說告者則驚若河漢舌撟而不能下又何怪荒陋日甚並朱子匯羣言以折衷至當者卒莫能闚涯涘於萬一予讀四書於朱注外自漢魏六朝唐宋注疏以迄元明暨國朝諸儒之說凡有殊聞奧旨輒手錄之久而成帙刪其踳駁不近理者都爲此編凡二十又九卷題曰四書外義其異者可以廣學者之見聞其精者並可補朱子所未備兼收並蓄未嘗非好古窮經之一助若謂予述是編如楊升庵毛西河諸人逞其辯博毅然以攻擊朱子爲能則朱子之罪人也予何敢予何敢

理學正傳自序

且有苗卽有莠有粟卽有秕有雅樂卽有鄭聲二者常並出以角勝然而苗之良也粟之美也雅樂之和且平也邪正究不容少涸是故當孔子之世而有老聃當孟子之世而有楊墨當朱子之世而有金溪二陸降及於明王陳之儗熾草莽荆棘生於正塗至龍溪心齋猖狂恣肆泛濫極矣謬種流傳緜延至今弗絕予竊憫其純駁脅亂惑世誣民謹擇漢以來諸儒有大醇無小疵者河閒獻王劉子德董子仲舒諸葛子亮韓子愈周子敦頤胡子瑗張子載程子顥程子頤邵子雍胡子安國尹子焞楊子時羅子從彥李子侗朱子熹呂子祖謙張子栻蔡子元定蔡子沈黃子幹陳子淳眞子德秀魏子了翁何子基趙子復王子柏許子衡金子履祥許子謙曹子端薛子瑄胡子居仁羅子欽順蔡子清呂子坤及我朝陸子隴其共三十七人編爲理學正傳凡稍涉禪宗有乖聖道者必嚴加淘汰使不得與於斯文古人云信道而不信邪蓋邪足以害正邪不絀則正不信正不信則邪愈不能絀欲絀其邪務信其正正既信則邪不待絀而自

細故予特芟其莠簸其粃放其聲之近於鄭俾苗粟正味雅樂正聲愈暴白於天下然後承學之士望道以趨亹亹焉日由乎正軌而庶雜詭異之習不得參焉則學者幸甚則吾道幸甚

文集

陪尾解

蔡九峯書傳注陪尾以安陸縣之橫尾山當之其說蓋出於前漢書地理志志稱橫尾在安陸東北古文以爲陪尾不知陪尾在兗州泗水縣東與安陸無與豈可因班志之舊遂相沿而莫正其誤哉或曰禹貢之舉陪尾導山非導水也導山則必舉其山之相連故由熊耳而外方而桐柏以至于陪尾茲四山者實一脈相延綿亙不絕則卽以陪尾爲安陸之橫尾也亦奚不可雖然禹貢一書歷紀山川大約舉水之經道因山以尋而山亦莫不因水之源流以誌其所在之處經舉陪尾孔傳以爲導淮則欲舍淮水之所經以定陪尾之實迹豈可得哉孔傳云淮出桐柏經陪尾今稽淮水東至光州東北會汝水又東由固始縣入江南潁州界經兗州泗水縣之陪尾山且經云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泗固出於陪尾則陪尾在兗州而不在安陸也明甚若夫淮南諸山皆自秦關而來由大復以逮鄖阨蜿蜒而東此形家所謂中幹龍也淮水在中幹之北橫尾在中幹之南崇山閒隔若風馬牛不相及而遽謂淮水經安陸之橫尾焉豈能激之使行歟抑豈有移山之術歟不然淮亦安能越鄖阨而南也此說之必不通者也且安陸橫山本名橫尾不名陪尾班氏求陪尾而不得遂以安陸橫尾冒之使固早知陪尾在泗水必不爲此假借之說矣

諸侯盟於首止解

齊桓之功莫大乎攘夷狄而尊周室其攘夷狄也則如屈完盟於召陵使天下懍然於中外之大防其尊周室也則如諸侯盟於首止使天下懍然於尊卑之大分昔王子帶有寵於惠后后與王謀廢世子鄭而立帶桓公以爲爭則不可諫則不能於是大合諸侯會王世子於首止所以別白而定一尊也既會矣而復盟焉者何桓公若曰非會不足以示義非盟不足以立信既會之以定世子之位尤必盟之以固諸侯之心蓋諸侯之心固而後世子之位定獨是齊既爲王世子盟於首止乃諸侯盟而王世子反不與焉何也曰王世子王之貳也使諸侯盟而王世子與是襄世子也襄世子是襄王也襄王無以昭天下之大義襄世子先無以塞天下之邪心故諸侯爲王世子盟而世子之名愈正諸侯爲王世子盟而世子不與盟而世子之分愈昭世子之名愈正分愈昭斯世子之位益定且春秋之盟一百有九而殊盟有二一爲首止一爲葵邱葵邱之盟宰孔在焉首止之盟世子在焉葵邱之盟意在於尊天子尊天子故天子之宰不與盟首止之盟意在於尊世子尊世子則世子之尊尤不可與盟卽不爲世子盟彼天子之宰且不與盟豈天子之子而反與盟故自有此盟斯諸侯以睦天子以尊而王世子之位益定或曰天子之子天子得而立之天子亦得而廢之桓敢盟諸侯以挾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子不子此一盟也亦何足爲天下重哉然而識者以爲變之正焉何也蓋王所徇者一時之私情春秋所書者萬世之大義

原教

三代以前之教操於上三代以後之教操於下教操於上則化行而俗美教操於下則政雜而言龐昔者大舜慮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命契爲司徒五教於是乎興自時厥後有夏敘彝倫成湯修人紀迄乎成周而法大備自天子元子以及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則於國學教之民之俊秀與夫服農力穡之傳則於鄉學教之凡四術五體六樂七教八政之屬其殷然而並列者固不一而足矣而要莫不諄諄焉以孝德爲教本降及後代家自爲學人自爲師先王之澤蕩然無存求所謂鄉三物以興賢能者有之乎求所謂敷五典以擾兆民者有之乎卽間有司成鄉校之官皆爲學官弟子與上下舍而設至茅蒲襏襫之民直漠然置於王化之外其民亦遂悍然不知身之有教自外於禮法甘冒天下之不韙而不辭夫正經不明則異說安得不乘其腐而熾之哉蚩蚩之眾食不耕衣不織非緇衣而僧卽黃冠而道甚且張角以妖術教於漢張魯以鬼道教於蜀宋則王則乘貝冀妖幻以煽亂方臘鍾相託左道以惑眾明則李福達以彌勒教誘惑愚民趙一平以妖術倡亂王森得妖狐異香倡白蓮教以延蔓於天下奇衺蠭起不可殫述夫佛老之害止及其身心邪教之害並及於國家揆厥由來豈民之性與人殊而果於爲不善哉抑上之人不能建其坊樹其表聽其汗漫恣肆無所歸而民遂日趨於亂而不自知也當今之世欲行古學校之法書其德行道藝孝弟姻睦任卹以復於鄉選里舉之舊勢必不能夫古旣不可復則必求事之近乎古者行之今日事之近乎古而可行者則莫如明譜系而建宗祠古者聖王立教類皆首重

明倫則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者在是矣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亦在是矣蓋以孝弟者百行之原萬化之本而宗祠者則敦本收族之大端也審如是則先王之教之存於今而可進於古者從可知矣惟特在上之君子有以識其端之所在而因以推廣之耳苟其大發渙號勸族中賢而有力者建宗祠以祀其先又置義田以贍其宗族俾族之疲癃殘疾老弱不能自存者有所養貧乏不能婚葬者有所賴而子弟之誦詩讀書者其膏火之費有所出如是則嚮善有資矣又取朱子增損藍田呂氏鄉約參以後世諸家宗規且各隨其風土人情損益其條教而垂爲世範如是則遵行有準矣其經畫也如彼而其法程又如此於是擇其族之分尊年高而有德者以爲之長又擇其品學兼優而位尊者以爲之副歲時伏臘率合族之人詣宗祠以崇祀事尊卑有序長幼有倫揖讓雍容之氣固已洋溢於尊俎之間卽以其時講明大義以開導乎愚蒙或有不率大戛者亦必聚族人於是堂而訓迪之而觸撻之則子弟之賢者既忻忻然樂於爲善其不肖者亦有所懼而不敢侈然爲非若此者朝廷爲嘗勞一費設一官家說而戶曉之而絲牽繩聯類族以徧乎天下一族善則一族治百族善則百族治天下之族善則天下治犯上作亂之事潛消於無形型仁講讓之風遂蒸爲有象如是而謂俗不厚世不理豈可得哉或曰天下之人衆矣安得世皆大族而行子之法予曰世不必皆大族然巨邑中不下數十大族小邑亦不下十餘族誠使大族遵其教則小族必從而效之卽閭有單丁獨戶亦必有所觀感而恥於不倫或又曰用子之法安能必族之人皆遵行而不悖曰是

又不然今國家律令未嘗以建祠序譜迫民而慷慨慕義之士莫不兢兢以是爲急務豈非動於情之不自已而無待於强爲且予嘗過通都大邑矣觀其祠宇輝煌必進而核其條教其條教皆犂然而有當退而詢其鄉人皆交口而稱善謂其尊長之用法嚴其子弟之率教謹良不愧一方詩書之族偶遇其宗人實莫不循循然有規矩未嘗不歎人情之嚮善斷不後於骨肉而宗法之足以範人情斷不遺於海嶽山陬其成效亦較然可睹矣其在周禮曰族師掌其族之戒令政事又曰宗以族得民良法美意略具於斯謂非事之行於今而猶近古者乎所慮者上之人操轉移風化之權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而先王之遺澤終湮沒而不彰也

附錄

先生自題讀書之所曰有獲齋自爲之記略曰有獲云者必將博陳古人之遺編朝考而夕究之而鉤稽之而貫串之俾皆得其玄要之所存而後可以言有獲抑非徒識其趣而已必使其理皆默會於吾心而無疑而後可以言有獲抑非徒默識之而已必使得諸心者皆體諸身而吐辭可爲經舉足可爲法而後可以言有獲不然則口耳之學而已記誦之學而已烏足言有

文集

先生當嘉慶初年見教匪之亂謂世亂由於民之失教古教民之法驟難盡復莫如重宗法使家自爲治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庶收經正民興之效作原教一篇多採本之論文集

光緒中王文敏懿榮官編修奏請以國朝人所著諸經疏頒行學官於易舉先生所著李氏集解纂疏未及議行湖北學政趙

編修尚輔刊入湖北叢書前江蘇學政王祭酒先謙又校刊於長沙序之云後之究心漢易者其必以是編爲先路之導則有功於經學非小小矣（鄉賢錄事實）

萬先生斛泉

萬斛泉字清軒興國人束髮受書卽鄙夷帖括於身心性命之學心嚮往之得程氏讀書分年日程篤信謹守以朱子小學近思錄爲宗精研大學衍義及性理諸書家貧性孝取與不苟臨桂龍侍講啟瑞督湖北學政於漢陽創建崇正書院聘主講席教士惟重讀經日與諸生講朱子小學及四子書每講正義畢於世儒所行得失反覆勸懲而不欲以文藝爲程課洎粵寇擾湖北興國爲江西入楚門戶寇氛屢及先生結茅山中讀書講道寇至正襟端坐絃誦不輟寇亦不逼自相引去與弟子宋鼎鄒金粟皆不求仕進安貧樂道砥礪廉隅爲鄉里所矜式胡文忠公爲巡撫訪求隱逸徵之不出特疏薦曰造物生才原關氣數國家選士不限雲泥當茲力挽頹風得才士百不如得醇士一請給予國子監學正銜宋鼎鄒金粟亦並予翰林院待詔銜庶幾頑廉懦立於人心風俗大有裨益部議予七品頂戴曾文正公自江西貽書幣招之辭不就湘鄉李勇毅公續宜欲迎致軍中講學亦不往留主黃州武昌講席同治初主上海龍門書院丁本生父憂當事虛講席以待援心喪三年之義堅辭不出晚歲居鄉主豐山書院大吏至必加禮涂總督宗瀛捐金擴充膏火奏加國子監博士銜張文襄公復疏陳學行端純化及一鄉議論正而不偏教思耆而不倦特詔加五品卿銜光緒三十年卒年九十有六先生行誼與東漢獨行爲近其所學則一以

程朱爲歸踐履篤實一一可見諸行事崇正學闢異端辨別疑似剖析幾微著有春秋四傳詁經通鑑綱目前編辨誤正編正誤補童蒙須知韻語又尉山堂藁十四卷參胡林翼奏疏　黃嗣東道學淵源錄

周以翰張文鼎撰文藁序

春秋四傳詁經序

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故讀春秋者必窮究其邪正是非而後可以見筆削之旨春秋事跡詳於左論斷具於公穀胡然左富而失誣公辯而失俗穀清而失短胡正而失鑿故專以傳求經而經旨或晦舍傳以求經則考索無從斛泉謹遵欽定春秋傳說彙纂節錄成編名曰春秋四傳詁經春秋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者固已於此可見其確實而其微詞隱義時措從宜者諸家雖未必悉協乎聖心而敘述詳明議論平正者終不至於南轅北轍相背而馳習春秋者苟以是編爲津梁庶於聖經之旨未必無小補云

綱目正編正誤補序

斛泉壯年讀朱子綱目有難通處即檢閱元代王氏幼學集覽明代陳氏濟正誤馮氏智舒質實疑終莫釋則劄記以俟考歲在庚午購得宋代胡氏三省所注司馬通鑑潛心參究始知集覽所云多本史炤通鑑釋文頗有訛誤陳氏正誤尚矣猶未盡善馮氏質實但據一統志以爲言夫綱目之修本於通鑑注綱目則當參考通鑑胡氏注通鑑自謂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迄今讀之誠非妄言又著釋文辨誤十二卷精確詳明皆注綱目者所當考王氏馮氏似未見通鑑及胡氏之注與辨誤陳氏雖若見之

似亦未加詳察夫摭前人之短論前人之失誠非謹厚者所爲然一字之訛一解之偏以致後學疑誤恐非前人立說之本意也是以忘其固陋謹述此篇以綱目爲主參以通鑑及胡氏諸說王氏陳氏馮氏之不合者則以通鑑綱目本文以決是非其無上下文可考者則必檢閱各史以求左驗至於當注者而或有所遺不當注者而或過於穴欲加增刪力有未能特辨其最著者名曰正誤補以求正於君子焉

文集

原教

周秦而降有儒者之學有訓詁之學有辭章之學學有三而教亦然夫業訓詁辭章者欲以儒者之學教人不能也欲業儒者以訓詁辭章之學爲教亦不願也蓋造就各殊而趨向自別也今之擇師教子者無不欲得良師既得良師遣子入學之初乃又面語之曰吾子不肖非能大有所成但願先生講明字義教以制藝試帖能博一衿足矣是不啻教玉人雕琢玉並欲玉人時爲弓人時爲矢人遷就其所習而責其成功苟或不然非以爲迂闊不情即以爲不能因材而篤也或曰孔子教人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文行忠信又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今子之言如此則孔子所謂文者非如今制藝試帖之謂謂詩書六藝之文也如游夏輩何嘗兼筆學爲辭章哉蓋嘗考之孔子教人所謂博文約禮者教之律令也所謂因材而篤者教之權宜也譬之場師樹木選擇美材灌溉之維持之芟乂之寬其歲月以俟其成其材將成然後可琴瑟者則刳之絃之使成琴瑟可棟梁者則繩之削之使成棟梁故天下無棄材

今者人自爲學家自爲教子弟之稍有材質者四書六經尙未能成誦而遽教以爲文是如獲美材失灌溉維持芟夷之節而妄施裁成不至於枉其材者幾希矣且四科之說亦因其人之所成就者而言非孔子先設四科以待人也孔子教人無不欲其成德觀於論語問答之言又獨稱顏子爲好學及其既死傷痛之切思念之深亦可見矣夫德行本也言語政事文學末也本可以該末末不可以該本此孔子所以重德行之教而後之教人者豈可不法孔子哉

學顏子之所學論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相傳至於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至矣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是則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學皆可學而至於聖人也周子通書獨言學顏子之所學者何哉蓋曾子子思一作大學一作中庸聖學之規模聖功之極致皆具此二書而大學經傳之目混而未分格致之功缺而未補中庸小大並舉費隱兼該不分精粗一滾說去孟子述孔子之意作書七篇雖有功於聖門不可勝紀而其氣象泰山巖巖不可攀躋高談雄辨不少委婉似與孔子不類苟非深造自得通達世變者何以晰此故學三子之所學恐誤用其力而失其眞也然則顏子之所學奈何夫顏子天資純粹功夫縝密博文以爲知約禮以爲行視聽言動克己復禮孔子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曾子稱之則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皆切於學問之實精進之漸學之有所持循故周子獨推之也程子亦曰學

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又曰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以此與

孔孟韓荀言性辨

性之理微本末易知而學者考之於聖經賢傳驗之於物理人情其同異是非未嘗終不可明也是故孔子孟子韓子荀子言性各有不同正不可以不辨孔子所謂性相近者在有生之後兼氣質而言之也氣有清濁故人有智愚質有純駁故人有賢否然原其初而言之則其良知良能之本然者固自在也至若孟子所言則本秉彝之初專指理而言之理無不善而性豈有不善故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也若夫韓子言性三品雖與性相近之說相似而實不同蓋性相近之語簡明而該舉凡天地之負陰抱陽剛柔明暗品彙不齊而四端之發於外者總未有以見其大相逕庭則相近之明驗也而三品之說上焉者善也下焉者惡也中焉者可善可惡也推其說是有性善有性不善夫豈維皇降衷之謂哉至於荀子性惡之說顯與性善之言如水火氷炭之不相入彼曰桀紂性也堯舜僞也此曰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所言孰爲有據乎即以世俗論之天下之鮮廉寡恥者莫如盜賊娼妓而迫於不得已之初或强而爲之或昧而爲之未嘗不畏人知及其見人不勝其消沮閉藏是其性本善乎本惡乎孟子之言可信乎荀子之言可信乎大抵言性以孔孟爲宗韓子之言駁荀子之言悖

復宋鼎

楚材足下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是故神聖所爲未易以常情測然神聖雖未易測而考之經傳所載聖賢所

言亦無不可憬然悟矣來書云武王伐紂時則有若箕子微子之賢武竟取之不立以繼帝乙者非也夫武王所遇征伐而王之時非易位置君之時也孟子曰取之而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不期而會者八百國雖欲易位置君不可得已又云微箕之賢使武薦之於天天未必棄暴之於民民未必叛者亦非也夫益賢於啟似大有閒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孟子以爲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故也況微箕兩人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者哉今曰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恐臆度之說也又云假令二子爲許由季札不樂爲君猶可爲武寬及武有天下之後皆作賓於王家非不欲繼帝乙有天下者此語尤屬舛謬夫微箕雖不欲爲許由季札亦斷然不欲繼帝乙而有天下也蓋嘗考之於書祖伊有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微子之言則曰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於今箕子之言則曰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詳觀三人所言不過反復天命民情之可畏毫無一言及於周者則周家公天下之心於此可見天之亡商興周亦於此可知矣夫箕微格人也樂天知命者也乃一旦圖度既訖之天命欲繼先王而有天下豈格人之所敢出而樂天知命者之所爲哉凡此辯說皆有明文詳考之可也

復潘湘門太史

丙午夏先生與易孝廉芳谷枉駕敝館後又假以李二曲集命

卒業且誨以手書曰若有所得必以告予斛泉賦質庸劣見寡識淺承先生顧問忻悚交至及讀二曲集與斛泉向之所聞不合若以爲是則向所聞者孔孟程朱之言若以爲非則又以詆毀先輩爲嫌故囁嚅而不敢對者於今三年矣雖然先生之命不可虛辱姑以所疑質之凡人立言行事必準於理彼此不相妨礙而後可傳若二曲品非不高而其評論先儒應接事物似無當且相矛盾也嘗讀其靖江語錄有云陸之教人一洗支離固蔽之陋令人於言下爽暢醒豁有以自得朱之教人循循有序恪守洙泗家法中正平實極便初學誠如其言是朱便於初學而陸終身可行也其答張敦庵書有云晦庵教不躐等深得洙泗家法而其末流之弊高者徇跡執象不勝憧憧卑者桎梏文藝茫昧一生陽明出而橫發直指一洗相沿之陋反之已而裕如推其語意不惟朱不如王之無弊孔亦不如王之無弊也其授受紀要有云周程張朱諸人乃孔門曾卜流派陸吳陳王諸人乃鄒孟流派然詳考之孟子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修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其他如愼獨之言不慊之說義利之分恆言之序無不脗合於大學書亦何所據而以爲曾孟異派乎惟其富平問答則云自孔子以博文約禮之訓上接虞廷精一之傳千載而下惟朱子得其宗生平自勵勵人一以居敬窮理爲主窮理卽孔子之博文居敬卽孔子之約禮內外本末一齊俱到此正學也此條論朱子之學最爲切當其下文卽云下學循序之功象山若疏於朱而其爲學先立其大峻義利之防亦自有不可得而掩者則又恐人棄陸從朱而爲兩可之說也夫程朱陸王之學如水火氷炭之相反而不

可以相入羅整庵之困知記陳清瀾之學蔀通辨陸清獻之三魚堂文集論之詳矣二曲顛倒其說恐不免迷惑後學也且記辨兩書俱宗程朱而闢王陸乃復張敦庵書甚斥學蔀通辨體用全學篇又極稱困知記自相矛盾大抵如是以其所行觀之衰衣麻絰尋父骸骨於襄城不獲悲感交切襄城人哀之舉曩時戰敗之骨並爲大冢名曰義林事且未畢一旦應人之請講學於江南而復至襄城迎神以歸其講學也衰絰從事與抑釋服而往與衰絰從事則樂憂釋服而往則忘哀二者必居一於此矣故其辭詔書而不赴辭關中書院主講而不留出處之際雖若不苟而學術未純語默動作終不能使人無疑焉此斛泉膠固之見不能自解者伏望先生裁之

復陳廣文

接手札稱曾節帥遭父喪回籍奪情起復函商出處內有出則無以對親處則無以對君之語忠臣孝子之心固如是也竊考禮書子夏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鄭康成注云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胡致堂上宋高宗書云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戎並興東郊不開墨衰即戎孔子取其誓命黃勉齋詳載此事於儀禮經傳通解喪禮中吳草廬亦云此時王室危急故伯禽不得以喪辭則此一事諸先生已有定論矣國家當有事之秋在才學未優而委任不重者固不得藉口魯公妄希利祿今節帥德隆望重又奉聖天子明詔節制諸軍蕩平逆賊有可以報君者即可以慰親變則達權此其時也又何傷於禮哉因奉尊命略陳管見惟閣下更裁之其或事從中制而不足以行其志或事權不一

而不足以提其綱則在節帥隨時裁處非鄙人所能知也

上胡宮保詠芝

麾下躬膺專閫軍務旁午昕夕不遑猶復惓惓於學校教育爲國家培元氣爲斯世植人材豈獨楚北之福哉斛泉一介鄙儒毫無善狀辟以手書欲令主講書院竊以風氣波靡人心陷溺非明定課學章程而欲有所轉移雖聖者不能況謭劣菲材能勝厥任乎曩時伏讀學政全書內載乾隆元年上諭書院中酌倣朱子白鹿洞規條立之儀節以檢束其身心倣分年讀書之法予之程課使貫通乎經史有不率教者則擯斥勿留大哉王言誠維持世道者所以遵守也夫朝廷取士本欲得碩德鴻才付以治平之任而碩德鴻才未易驟知故假文詞之發於外者以驗其中之所存冀其拔十或得一二是以吾儒爲學自當先器識而後文藝也今之學者識趣多卑惟科名是趨而不願爲君子儒惟考墨是娛而不樂讀古人書家塾黨庠學徒雖眾欲求所謂心正身修經明史通者幾不可多覯吁倣壞極而挽救誠不容緩矣夫書院有甄別有月課皆官長主之固不能離制藝以衡士然制藝必由含經茹史以深其底蘊故主講者之立教貴先培其基學者之受教當漸循其序爲今之計凡居院肄業必擇其年富力强厚重端正者以行己之敬肆倍誦之多寡生熟講說之通塞淺深爲優劣寬之以歲月漸之以磋磨由小成以底於大成而制藝又不足言如此庶風氣可挽人心可回而宮保栽培士類之深心亦無不可遂矣外有講義原教各一首諭帖二首書三首崇正書院條約七則鈔呈鈞覽此皆拘儒一隅之見可否施行伏乞裁之

復婁縣沈祥龍

接閱手函知於朱子小學一書考求尋究不遺餘力矣夫讀書之法貴有專信所信不專則此著一書而尊信之將天下之書日著日多而吾人以無主之心讀之此呶彼嘵靡所適從難免受書多之累昔人云唐宋以前之書非經朱子論定者不敢讀此法最善泉常守此語宋元以前之書以程氏分年日程爲主元明以前之書以欽定及陸清獻公爲主非欽定及二公所論定者不敢一寓目蓋識見淺寡恐爲紛紛之眾說所撓也且足下既知切近身心處體驗實學深望勿託空言省察存養而力行之譬諸坐談京師披閱圖書未嘗不見其彷彿然視之實至京師者目覩市廛之從橫朝廟之宏敞固有閒視之老於京師者心悉地勢之險易路徑之紆直又有閒

行與不行此理甚明望足下從此精進踐履日久此中之曲折微妙有非口舌所能爭者矣

漢郡崇正書院諭諸生

古者爲學皆有次序秦火以後不無殘缺經籍不全無由考校雖曲禮少儀內則諸篇載在禮記讀者亦莫知其爲小學之支流餘裔是故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不背於古人者鮮矣朱子慮正學不明輯爲小學一書大而倫常小而飲食衣服威儀無不詳備古人爲學之方始復明於世元大儒魯齋許先生出入經傳泛濫諸子百家靡不研究稱師矣及得是書讀之默契於中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皆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凡受學者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有明一代薛文清胡文敬高忠憲暨國朝湯文正陸清獻諸大儒皆尊信之今者翰臣龍宗

師繼園杜宗師先後相繼創崇正書院刊刻小學刷印獎賞肄業諸生權郡伯趙靜山司馬及海明府蒼山贊成此舉實爲大有造於楚北非獨漢郡而已也惟是書院初建以斛泉伴讀諭劣非材何能勝任然小學書具在敢與同志先讀之相與講明而力行之漸次及於經史子集以求共學之益使他日義精仁熟賢才輩出則小學不爲虛刻書院不爲虛建顧不美歟諸生其深體之

上海龍門書院條約

前奉應觀察書來遊滬上原以江浙勝地人交淵藪私冀不修之身獲就正於賢大夫士曷勝幸甚今者龍門書院顧院長忽棄生徒竟作古人觀察囑泉伴讀董率俊髦自顧庸劣何能勝任惟是朱子白鹿洞書院教條觀察及顧院長章程具在願與諸君奉守而共行之若視此爲冠冕語付之空言而終日閉戶服習仍不出記誦詞章之學恐非觀察新設書院之意也爰先以數語與諸君約

士人好訐莫大之病諺云道吾好者是吾賊道吾惡者是吾師必須常存此心學問方能長進泉於諸君言行好處不欲過爲贊美恐涉訐阿之迹以長驕矜之心於不是處不憚詳言極論非故爲苛刻責善之道似宜如此即泉所言未允所行未當諸君不妨究詰教學相長無犯無隱古人嘗言之矣

問必切實毋徒泛泛論語一部問答多端然只是人生日用切己之事曷嘗談玄說妙探賾索隱昔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先生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夫定夫所問猶是經書中語程子以其功候未到且不之答況泛泛之問亦何當於

當務之急乎

附錄

先生於國朝諸儒最服膺陸清獻謂清獻之學精博純正而於張楊園則謂其上劉念臺書先言讀近思錄始知聖賢之果可爲後言於陽明所言良知體之較切豈以劉先生亦爲陽明之學而始爲權辭乎則又非事師無犯無隱之道也又謂答門人問禮數條有不合嘗校楊園全集撰記疑若干則駁正之文稾先生爲吳竹如侍郎校勘拙修集亦撰記疑若干則吳劉記有云主靜者主正與義也正義便是利貞中是亨仁是元利貞誠之復也先生曰主靜者主正與義恐少偏周子明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兼中正仁義說若他條言主靜實貫動靜而後歸重靜卻不妨吳云萬物本諸天萬理本諸心宜曰萬理本諸性雖言心即可該性然言心而不言性終恐爲外學所假借先生曰萬理本諸心句似無病猶言理具於心非謂理即心也如改心爲性性即理也云萬理本於理可乎若恐爲外學所假借故改心爲性然大學一篇言心不言性外學何嘗能假借乎又吳復曾滌生中堂書有云無人欲之私易無天理之私難又云凡氣節文章經濟一有偏重即有所蔽而有時流於不自覺即天理中之私也先生曰無人欲之私二句恐有語病蓋天理自是公的若有私則非天理矣即無人欲之私恐亦未易也至於氣節文章經濟以大公處之便是天理稍有一毫私意雜乎其中便是人欲之私今曰天理中之私似未妥洽天理人欲之分竹如先生當已辨之明矣必如此立言者蓋欲婉其詞以相諷與但遣詞欠斟酌讀者恐未能曲原其意同上

先生在江蘇聞大吏將疏薦於朝乃致書應布政寶時曰自漢而降被徵處士可人意者能有幾人當未薦以前聲名猶覺漸盛及被薦以後受當時指摘後世譏貶者比比也伏望閣下曲爲勸止保全末學使士偶人不失爲西岸之士不勝幸甚同上

先生教人惟重躬行與人書曰大著憂世之心燦然楮墨間學者流弊言之亦甚分明但弭之以講論不如弭之以躬行夫不講論則理無由明固無以爲躬行之資然徒講論而不躬行則所明之理終非已有聽其言則是觀其行或未必是疑而議之者從此起矣尙何望其能有所挽回哉詳尊篇言講論處多言躬行處少得毋此中尙欠著實與鄙人於躬行之事未能萬一然不敢以己所不能者遂不望諸同志同上

莫子偲曰先生一言一動未有不應規矩翕然人師所作皆精於析理謹於守禮之文言行如一不煩不支氣象極似尹和靖

許白雲肖山堂棄跋

黃先生嗣東

黃嗣東字小魯漢陽人同治癸酉拔貢官刑部郎中出爲陝西候補道歷任鳳邠鹽法道陝安兵備道除蠹治盜卓有政聲以母憂歸遂不出宣統二年卒年六十五先生性剛介負志節治宋明儒家言在陝與平定李布政用清三原賀徵君瑞麟以正學相砥礪就許魯齋講學故址闢書院集生徒講肄輯濂學編六卷表章湖湘先哲又輯道學淵源錄分河洛洙泗兩漢河汾濂洛江漢姚江聖清八編共一百卷參陳三立撰墓志濂學編道學淵源錄

濂學編序

自來國家禍亂之興未有不由於吏治之敝而吏治之敝未有

不由於人材之不振而人材之不振皆學術之不明爲之也咸同年閒粵寇內訌荼毒東南羅忠節公以一介儒生崛起湖湘率團討賊卒平大亂其始不過講學授徒行鄉約法時時修冠昏喪祭之禮以信義相感孚以廉恥相礪一旦有事卒收指臂之效而寰海賴以乂安此以知學術之關係於治亂興衰者非淺鮮也竊謂湖湘之學肇自濂溪上繼洙泗下開洛閩聖道中天厥功最偉迄宋之亡嶽麓羣賢舍生取義者猶指不勝屈元明代興趙江漢以南冠講授太極書院使氈衣酪食之士媿美鄒魯冀闇齋當刀鋸鼎鑊之餘猶能忍死以雪師冤厥後醇儒輩出恪守師說危行浩氣炳若日星聖清典學接迹祁姚故雖石莊船山吸頴水之沈波蹈首陽之苦節而熊孝感曹黃岡竝以碩儒入侍講席一時海內士夫欣欣向學諸不在孔子六藝之科者絕勿使道降及中葉訓詁詞章之學盈天下濂溪一脈不絕如綫唐確慎輯國朝學案獨與二三同志躬行實踐講明宋五子之書會劉諸公因是由博返約恍然知聖經賢傳之有益於身心而始悟諸子百家之穿鑿附會皆趨歧徑而游斷港也嗣東資性迂拙不及親炙諸先生之訓顧篤嗜性理書及諸先生遺事多所鈔錄及筮仕關中與平定李菊圃布政三原賀復齋華陰王遜卿兩徵君游又闚魯齋精舍聚生徒設學會夙夜講習因備聞會劉諸公師友淵源及居敬窮理之方修己治人之術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而政爲長白倭文端公入室弟子文端當咸豐朝與湘鄉曾公講學於京師賀徵君則劉中丞撫秦時聘爲關中書院學長者也方今海波沸騰王事孔棘三先生或歸道山或講授鄉里嗣東薄宦槖散退食多暇因取向

所手錄吾楚諸先生事迹及聞於三先生者次其先後訂爲一編仿洛學關學諸編例名曰濂學編付之剞劂明知僭妄苟於世道治亂人材盛衰之故俾與人家國事者有所考證夫豈一鄉一邑之私則春秋罪我所不敢辭云爾

道學淵源錄序

古無所謂道學之名也天造草昧必有神靈首出作之君師而萬物於以託命焉任洪水猛獸夷狄之百出其變以相試而道與權合卒措天下於衽席之安此古昔盛時所以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也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聖同此心心同此理夫豈有一毫自私自利之見存乎其間哉驪山一炬姬鼎東遷上焉者忘君父之讎而廉恥道喪下焉者困賦斂之苛而怨讋繁興孔子四國栖栖又不見用於世目擊夫被髮左衽之交於中國而莫之能救不得已而有獲麟之作微管之歎也悲夫自茲厥後先王詩書禮樂之教楊墨於戰國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魏晉六朝詞賦於隋唐及五代之季而亂臣賊子踵相接也宋五子興得洙泗不傳之緒探河洛至理之精理學昌明轉相授受至考亭而集其大成然當安石創爲富强之說以惑人主一變祖宗之成法禍不旋踵而趙社南渡矣朝野泄沓歲幣日增競以和議爲得計朱子盡焉傷之退而講授鄉里自述其平生學業得力於五子之徒者作伊洛淵源錄一編上以繼往聖下以開來學意至摯功至鉅也元修宋史特立道學傳以尊程朱諸子後世道學之名以此始江漢旣殁正學不絕如線明之中葉姚江東林復社幾社諸君子各立宗旨講幟高張其矯矯者又爭漢宋之門戶析朱陸之異同以爲名高

數百年於茲矣迨至景教寖熾滄海橫流無父無君之說盈天下唐虞三代之遺經束之高閣其禍有甚於焚書坑儒者果誰執其咎而任其責耶往歲戊子嗣東自西安假歸侍先大夫宦寓湘州新城陳子鵬運出其師善化楊先生家貞手鈔同里李朗軒先生文炤所輯淵源全錄見示受而讀之是書上溯孔子下逮前明薛胡諸儒共三十卷取法甚正獨謂江漢魯齋竊吾道之名以用於夷狄之世金谿陽明借儒者之言以蓋其佛老之眞皆屏而不錄則持論之苛也借鈔一通藏之篋笥不揣固陋復輯伏羲以來帝王卿相及春秋時之賢士大夫有合於孔孟仁義之旨者曰河洛錄六卷原道學之始也洙泗錄八卷則取李先生所輯而增益之以周末諸儒爲斷正道學之統也秦火後學者不見全經而猶得拾遺緒於斷簡殘篇者則漢初諸儒之力也爲兩漢錄八卷隋王通講授河汾而唐初將相半出其門貞觀刑措之風幾於三代陸宣公草詔興元再造唐室厥後昌黎廬陵排斥異端功不在孟子下范韓司馬諸公正直立朝其於義利公私之開辨之審矣固宋五子之先聲也合而爲河汾錄八卷濂洛錄廿四卷則一遵朱子及謝先生鐸之舊而增損之而易伊爲濂者以伊洛之學究本於周子也乾坤晦盲至宋元之交極矣江漢北行講道太極中原始復知有程朱之學魯齋草廬碩儒輩出及方曹薛胡其傳益廣亦道學之干城也爲江漢錄八卷王陽明提致良知以倡道東南一時學者靡然從之或遁於禪宗如龍谿泰州輩爲世詬病而終明之世私淑王學者類能敦氣節而厲頑懦抑亦百世之師也爲姚江錄八卷我朝列聖緝熙典學祖述唐虞欽定七經諸書燦然大備

化行俗美故操觚之士皆知黜百家而尊孔氏開國如孝感睢州卓爲純儒及粵盜鑾起曾羅諸先生皆以書生率其鄉人弟子效命疆場卒平大難皆道學之效也爲聖清錄三十卷八錄錄各爲表有傳者則節錄本傳附於後俾後之論世知人者有所考鏡焉嗟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其治也必有聖君賢相道行於上垂之史册者炳若日星其亂也苟無一二志士仁人砥厲名節使天下後世曉然於君臣之分義利之防則人道或幾乎熄矣故魯論表三仁而崇逸民其後史遷以伯夷冠列傳朱子書靖節於綱目率是道也今上既允朝臣之請尊孔子爲上祀又詔禮臣祀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三先生於孔廟兩廡表章先哲爲後世法其有關於世道治亂興衰之故者豈淺鮮耶嗣東養疴閭里學殖荒落曷足以窺往哲道學之淵源唯先世與南雷同宗幼秉庭訓多藏諸先生性理書隨時手鈔積紙成帙深恐李楊兩先生嘉惠後學之苦心沒焉不彰涼秋多暇臨湘吳子獬千里過訪留共商榷重加編輯付之剞劂竊比述而不作之義極知僭妄所不敢辭云爾

以上湖北

劉先生紹攽

劉紹攽字繼貢號九畹三原人雍正壬子拔貢生以朝考第一出爲四川知縣補什邡調南充丁憂回籍服闋授山西太原縣調陽曲卓異引見拜文綺之賜後因病告歸先生博學通明所至以經術飾吏治既歸里主蘭山書院多所造就嘗以陸王之學竊取佛似明陳建曾辨之而未得所徵因讀周密齊東野語知張子韶嘗參宗杲陸子靜又參杲之徒德光因窮究源委著

衞道編二卷上卷闢異學下卷明正學其論讀朱子書謂世之攻朱者非宗良知即誦古注然尊朱者守其一說不知兼綜衆說非善學朱子也乃舉黃勉齋復葉味道書以爲學者法後桐城方宗誠見其書稱其言潔淨精微平湖陸清獻外未有如此之純粹他所著有周易詳說十九卷書考辨二卷春秋筆削微旨二十六卷春秋通論五卷四書凝道錄十二卷九畹文集十卷並輯關中人詩爲二南遺音四卷參史傳

孫先生景烈

孫景烈字孟揚號酉峯武功人乾隆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與崔祭酒紀官編修獻瑤同以理學相切劘會大考不及格以原官休致先生少家貧力學講小學近思錄諸書確然有得嘗官商州學正倡社學爲諸生闡發經義究義利之辨嘗道爲舉孝廉方正既放歸總督尹文端繼善巡撫陳文恭宏謀先後延主關中蘭山書院後復主鄠縣明道書院日與生徒講性命之學雖盛暑必肅衣冠凡出使秦蜀者經其地無論識面與否莫不造廬請謁敬禮有加先生爲學以求仁爲要領以主敬爲工夫以小學一書爲入德之基期爲切實近裏嘗舉眞西山語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青紫而明經爲科舉而業文去聖人之旨遠矣其誨人汲汲孜孜合經義治事爲一先後受業者無慮數十百人其膺科名歷仕中外者類能有所設施以自表見即未仕者亦俱務爲醇謹不爲非義之行故一時海內之士無不知有酉峯先生者韓城王文端杰爲先生入室弟子嘗語人曰先生冬不爐夏不扇如邵康節學行如薛文清又曰先生歸籍三十年雖不廢講學而獨絕聲氣之交四十七年

卒年七十七著有易經管窺詩經講義四書講義性理講義關中書院課解蘭山書院課解康海武功志注郃封聞見錄菜根園愼言錄西麓山房存稿可園集參史傳張洲撰行狀

李先生元春

李元春字時齋朝邑人嘉慶戊午舉人截取知縣不就改大理寺評事後以勸捐出力加州同銜嘗卒所居十六村聯爲一社行保甲法鄰盜相戒不敢犯關中旱捐穀賑給村民著救荒策數萬言上之當道大致謂當村各護村族各護族時賴以全活甚衆所居高閣手植四桐積書數萬卷自號桐閣主人年八十猶夜半起讀書語學者曰人愈勤則精神愈生咸豐四年卒年八十六先生幼時家貧嘗拾薪餉驢代鄰家磨碾得麩糠和蔬爲食一日過里塾聞誦聲歸告母欲讀書母喜遣入學猶半日負薪以爲常稍長塾師講仁而不佞章輒苦思前後言仁不同處悟聖門求仁之旨年十四得薛瑄讀書錄益究性命之學偏求程朱文集熟讀精思鄉薦後以父沒母老絕意進取選主潼川華原書院導諸生以正學興起者衆其學以誠敬爲本而要於有恆讀書觀理以爲行之端處事審理以驗知之素本末兼該內外交養一宗程朱謂朱子之學之精全由與友朋講論而得禁僞學忌講學世衰政亂時也扶衰救亂還在明正學此根本事謂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全是援儒入墨是己之見牢不可破在朱子公心衛道初無此意然後來衛朱子者議陸王亦太甚謂白沙甘泉不盡與陽明同而亦相近高忠憲顧涇陽陳幾亭馮少墟不欲與程朱異而亦有殊不可不辨謂李二曲亦有爭名立名之意其以文章推山史以節介推復齋接山史王宏撰字復齋王

建常字而云躬行實踐世無其人則自謂也是明爭名矣然山史不止文章復齋不止節介也生平博通經史深惡支離著學術是非論日學術至今日而愈歧矣有記誦之學有詞章之學有艮知之學而又有考據之學而皆不可語於聖賢義理之學之精艮知之學窮聖賢之學而失之過者也考據之學襲漢儒之學而流於鑿者也講艮知者尊陽明而溺於空虛勢必與佛老之教等然陸王學偏而行誼事功猶有可取高明之士竊此而與朱子爲敵其實蕩檢踰閑有不可問者此眞所謂僞學也務考據者右漢儒而左朱子彼謂漢儒近古其所講說皆有傳受夫近孔子而解經者孰如春秋之三傳然盟蔑盟昧其地各異尹氏君氏其人云訛此類疑竇不可勝數何論漢儒吾嘗思之生數千載之下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聖人已遠簡編多缺兼以僞書日出將一一而考其實有可據必有不可據者有可據必有不可據者有可通必有不可通者不可據不可通是終不能考其實也故斷不如朱子說理之爲眞嗟乎朱子豈不知考據者哉今人好立說以駁朱子名心勝也此與講艮知者之意等也然則儒者果將何所擇而守乎曰楊墨佛老吾斥之記誦詞章考據吾爲之而一以朱子之明其理而履其事爲宗又不入於艮知之家庶乎與聖學相近矣先生有所纂述皆以扶世教正人心爲己任不務空言常輯張子釋要先儒語錄爲關中道脈書增補馮從吾關學編學者宗之所著有諸經緒說經傳摭餘春秋三傳注疏說左氏兵法諸史閒論諸子雜斷圖書揀要百里治略循吏傳芻蕘私語喪禮補議閒居鏡語益聞散錄學蒼性理論及交集等書凡百餘卷又輯關中詩文鈔四十七卷青照樓叢書三編共

九十餘卷參史傳

賀先生瑞麟

賀瑞麟字角生號復齋三原人恩貢生幼穎悟父以半耕半讀屬對應口全受全歸居父母喪一遵家禮築廬墓側顏曰有懷草堂年二十四從朝邑李時齋游遂棄舉業致力儒先之書其學以朱子爲準的於陽儒陰釋之辨尤嚴同治元年關中亂避地絳州顓沛之中與友人薛于瑛楊樹椿講學不輟歸主本邑學古書院手定學要六則曰審途以嚴義利之辨立志以大明新之規居敬以密存養之功窮理以究是非之極反身以致克復之實明統以正道學之宗性嚴正雖盛暑嚴寒必正襟危坐接引後進皆規以禮法不爲謗讟所動舉孝廉方正不就大吏歷聘主講關中蘭山書院皆固辭晚闢清麓精舍於清涼原來學者益眾生平以倡復橫渠禮教爲己任或延講古禮不遠千里郡縣請行古鄉飲酒禮觀者如堵牆風俗一變時人於妻喪服多略先生獨依禮而行作妻服答問以解眾惑居恆不入城市惟於振窮鞏荒均田積穀諸事則莫不躬親贊治督學吳大澂柯逢時先後以經明行修薦子國子監學正銜晉五品銜光緒十九年卒年七十贈五品卿銜著有朱子信好錄讀朱錄要養蒙書誨兒編清麓文集二十三卷日記五卷參史傳

以上陝西

清儒學案卷二百六終